

诸位文友：

一些珍贵的马华文学史料或文字，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可能亦永无出版或重现的机会。在下略尽棉力，自整理自认为“有用”的史料或文字，以供阁下参考、编书、查阅与闲览之用。

别忘了，马华文学需要您的支持、爱护、继承与发扬。



整理：雅波



王昌波(雅波)

Mr. Wong Ah Loh

4, Tingkat 1, Jalan Wayang Gambar,
34000 Taiping, Perak.

- 2 MAY 2002

南洋商报

南洋
文艺



1998年8月1日 星期六

C5

【文坛视听室】

我的文学路

公开征稿



文学之路是一条怎样的路？很多作家默默耕耘，写出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一句句隽永的诗词意境，常映现我们脑海，令人难忘。他们或得奖无数，意气风发，或生活潦倒困顿，徘徊在写与不写之间。在目前经济低靡的时刻，这些握笔的手的主人近况如何？

逢星期三、六刊出

- 1 AUG 1998

《南洋文艺》今次特辟专栏【我的文学路】，公开邀请马华作家为我们说说他们的心境。

此栏文字以 800 字为宜，来稿一并附上签名式及近照一张，信封上请注明：“南洋文艺【我的文学路】”。截止日期：31/8/1998

编者谨启





【我的文学路】专栏
今日开档，感谢各路
作家支持，使本专栏
显得多姿多采。南洋
文艺将以收到来稿先
后为序，分批在本版
连载，敬请关注。

用鹰的想法回魂

人 近中年，
文学的路
逐渐模
糊。回首是痛苦的事。像
把心翻来覆去，寻找脉博
最初最热的血，结果只听
到微弱的声音。一种被紧
实捆紧，身不由己的断或
呼吸。偶尔松懈，惊觉这
只是藉口，却又匆匆“忙乎生计”，把时间切割得极
薄破碎。偶尔酝酿于心的，终不成形，焦虑时时刻刻影
随。

傅承得



◎傅承得

我知道，曾经面对良心说的，终身都会回音，有
时是提醒，有时是嘲讽。在我的第一本诗集《哭城传
奇》里，书名页后便有两句自题的话：“暂把热心付
笔砚，漫将冷眼看人生”。到底因何则信誓旦旦：
“如果有一天就不再提笔，诗的血脉不再流经每一管
血脉，牵动爱憎悲欢，生命便已冰冷。”如今看来，
嘲讽笑得最大声。每当有人介绍说：傅承得是个诗
人；我真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免得汗下如雨。提早享
用文学退休的人，要管只是打肿的脸皮，虚胖而
已。

几年了，我寻找瘦削的自己，也寻找这个诗人失踪的原因。这个诗人回不回来，我不知道；但原因渐已水落石出。

世间太多歧路，人心更多崎岖。若不用自己的意志去走，风起时的落叶，便不由自主。文学的心，需有文学的耳目手足。任由生活左右，杂事纠缠，结果求名求利，求人求全，文学的背影愈走愈远，最终音影杳然。麻木的心是无所感知的，不自由的心是无法思考的，无感无知，无法独立思考，文字等同垃圾。

所以，文学的心灵是自由的心灵。是风。是水。是鹰。鹰无国界，无通行证，处处通行，能高远，能悠游，能止如山巖，能动如电闪，能奋快翼而搏长空。鹰，也是孤独的。

我知道自己必须在孤独里，才能找回自己。因为里头有自由。至少我这么认为。孤独和自由，同样会获得创造的奖赏。生命难道太久，傲慢无草，也许只有思考如鹰，才能登高检视，找回一个诗人，和他本来面目。

只有用鹰的思想，才有鹰魂的可能。

- 9 SEP 1996



- 9 SEP 1990



戴小平

◎戴小平

“机遇”不让我 另做选择

16岁那年，当看到《读者文摘》亚洲版的征文赛，首奖是去美国《读者文摘》总部欢乐村参观及游玩，立即激起了我参赛的兴趣。

主办方规定参赛者必须阅读一篇指定的长文，写下不超过20个字（包括标点符号）的读后感。当时，年少轻狂的我，对写作还没什么概念，觉得很简单，马上写就18个字寄去了。

隔了几个月，收到《读者文摘》寄来一套百科全书，才知道自己得了第二奖。之后，从刊登得奖者的名单里，获悉赢得首奖的是一位台湾建筑师，那时，羡慕的，竟不是他得了第一名，而是他有出国增广见识的机会。

虽得了奖，却从没想过要走上文学之路，反而是1986年发生在马新的股市风暴，引发了我创作《沙城》的激情和冲动。《沙城》不仅令我踏进马华文坛，又牵引我在马中两国民间交往尚未解禁前，独得机缘，成为第一位正式受邀访华的文化使者。

那时，在中国，除了讲学，与文人士者交流，最兴奋的是见到了许多素未谋面的熟人，亲身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这绝对刻骨铭心的历程，带给我的是——一种震撼，一种感动，满溢的情感又逼我拿起笔写下了《中国行》。

没想到《中国行》感动了许多人，我就想，既然自己常有机会到世界各地旅行、讲学及出席文学会议，不如将旅途中的所见所思开修记录下来，与人分享。

在这一系列的游记散文中，虽有一些篇章让我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得了奖；然而，写作的过程中，仍会时而挣扎，时而犹豫，并在所有的岔口都想过转身离去。可是，每到这瞬间，总会有一个突兀的“机遇”白天的喻，挡住了我的退路，不让我另做选择。

或者，这是我的天命，我也终于认命。

回顾 11 年的文学路，最令我兴奋的，竟不是能成为国内及国际文艺团体的领导人，不是在国外得到文学奖，不是已有许多出版社愿付版税为我出书，不是有些作品被选入了中国大学及我国驻中的华文课本内；而是通过写作丰富了我的人生，令我活得活得有价值。

毕竟，人生最大的意义是能够彻底献身于自己所热爱、所坚信、所擅长的工作而觉得快乐。

- 9 SEP 1998

南洋
文艺



12 SEP 1998

陈官风

◎陈官风



我最近印行一本书，题名《走下去就是道路》。一位年轻朋友，拿它翻看了一下，戏谑地说：走下去就是死路。

关于路

那天，博兴汉地同梁香（中国东北的作家，兼新闻从业人员）来“串门”。梁香小姐问，“走下去就是道路”是你取的书名？看来，她先有怀疑。我回答后，她又望望我，表情欣悦。

走下去就是道路，这是我坚信的道理。但在个人来说，道路的尽头，确实是死路。这谁都没法躲避。

如果追溯到方修先生在1958年的文艺界，提到文坛多了一位文艺批评作者，至今已经是整整40年了。

在40年间，曾是那么满怀理想，而且几乎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又有相当漫长的时间，陷于徘徊。然而，所谓执著或不能自拔，却形成一种标签或感喟。不过，我承认，不管是生活疆场或文场，于我，皆为江湖。江湖有敌友，黑白是非；江湖有风波，挣扎浮沉……一切平常事。在在教我喜怒哀乐。

我不会说有后悔。但因榜徨过，没有悔意，也有犹疑，更难免迷失落寞。不过，自然也有赞有褒，曾经拥有……。

记得 60 年代初，离开新加坡时，我背负了“走私主义的文艺批评家”的罪名。真真实实地说，只为了生活，而并非感戴而逃。70 年代中叶，引发“是诗非诗”的论战，虽然圈聚派中入立意大事除黑，攻击中伤我，幻想以互相标榜伎俩，称霸文坛。但幸好当年的文坛，除了他们，还大有人在。也许自此之后，我满脸炭灰。不过，却未被文坛洗掉。大幸中的不幸，是因此当马华作协在筹组的时候，我与另外四位朋友“缺席”，竟成了“自绝于人民”的人。

在走过的路上，有过不少朋友，也许还有不曾相识的心仪者；有过一些敌人，还有爱恨交加的。友好间，因为有批评，有的后来疏远了，有的反目成仇。敌人中，有的又成了莫逆。不过，请别告诉我：没有永远的朋友与没有永远的敌人。如果是朋友，那是一生一世的事。若真正是敌人，“握手言欢”无非权宜。

在现实里，我要特别记一笔，最近我常回到十五碑有夜独的黑狗肆，时各有路过的旧相识，一面走他的路一面招呼：“老陈，下班了啊！”而久远的，新近的往事，就如一潮沙向我涌来。

而眼下写到这里，我仿佛听到寒蝉鸣咽：知了，知了，秋将萧瑟了春的生机；知了，知了，地心孤寂于白茫茫，白茫茫的大地，白茫茫的天空白云。

12 SEP 1998



12 SEP 1998

李忆碧

◎李忆碧



无限迷恋

这样的命题，要写实在也可以写很多。比如任何的写作心境，任何的心理活动，任何的际遇，任何的回顾或者省思，都可以。但恰恰相反，亦可以什么也不堪提，不堪提。是否意味着对这条走了二十几年的文学路是失望的呢？也不尽然。始终认为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是失望的话，实在也不必再坚持下去了。但是对于文学，尤其是创作，我从来没有“坚持”的感觉，我只觉得爱好，无限地迷恋——真的，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具有如文学那样的番悔，那样微妙又那样神奇：它充满奇想，丰富多采而创造不止。既不属于科学，却又有着很理性的一面（把思想感情化为文字，事实已是经过理性的筛选了的，只是在程度上因人而异），可以是激越的却也是浮华的，辉煌灿烂中充满坎坷……

于是就更加明白了，文学不是让人看尽人间沧桑，灰心丧气，而是提供人世困境的新角度。至于为什么写作，许多大作家都回答过这个问题。马奎斯说写作是要他的朋友了解他。我无意与大作家相提并论，只愿意作个老实的交待：因为爱好而沉溺，沉溺令我哀伤，爱好令我留恋。

至于不堪提，其实只是我本身的信念问题——提起笔来，唯一的取向是真诚。文学固然不是一份好差事，尤其是处于这么一个功利社会，就更加没有实用的效益了。所以，当你提起笔来，还有什么理由不真诚，不把人生信念和文学最兴融为一体呢？因此，我想清楚，当我提起笔来，就是对现实人生最真诚的时刻了——所写的一切都是真诚的。

譬如今天报上的这一桩：周润发说做演员的不是真的爱演戏，而是利用明星做跳板，达到赚钱或惊人的目的便退出。可惜演技的成绩是靠累积的，而他们入行的日子却这样短。我马上想到马华文坛想到我们的“作家”们。这不也正是我最深刻的感受吗？这之前，韩少功也曾说过，许多从事文学的人并不爱好文学，很多从事宗教的人也不是爱好宗教，他们没有爱，只有欲，常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黑暗：贪财嗜利，趋炎附势，沽名的誉……

而事实上，不论马华文坛的结构、写作的环境，都跟韩少功所处身的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异。这这里，从事文学创作不可能带给你名利，它甚至不可能成为职业，更遑论可以赚取衣食。在这种情况下与认知上，若不是真的爱好文学，骨子里压根儿没有文学，却又一直在文坛上招摇，到底为什么？你当然也注意到这种人吧？他们老争取在报上亮相，借些什么名堂的，便俨然是个大作家的模样。由此种种现象看来，功利主义的社会也未必可以样样实用化的。——可不是“唯利是图”已是等而下之行为，但在这都沾不上，仍有人肯挖空心思沽名的誉……看着不禁苦笑，姑什么名约什么誉呢？“作家”的身分是否还能捞到名利吗？

这下就更明白了，这些人真的不是作家，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作家，因为他们并不爱好文学，不真诚地信仰它，而是借用一种观念冒名顶替了它——就是这么简单也看不清理解不到，试问怎么当得了作家？

□ 书 讯 □



马华作家8 革新号

本期内容：【以北方之名，书写南方的土地】方北方专辑、【都只为风月情浓】现代爱情专号

主编：李亿晋

文类：文学杂志

页数：149，32开

出版：马来西亚华文作协

价格：RM8.00

订阅处：Fernatus Perulis - Perulis Aliran
China Malaysia

40-3, Jln Vivekananda, Off Jln Brickfields,
50470 K. L.

Tel & Fax: 03 - 2745388



16 SEP 1998

记

◎ 云里风

推展并赞助文学活动

记得小时候在家乡念书，正值中国抗日时期，国难当前，人民生活非常痛苦。我所就读的学校，不论是小学或中学，都是在偏僻的乡下，设备简陋，连图书馆都没有，报章杂志从来没有看过。在九年的学校生活中，除了课本之外，根本没有看到任何课外书籍，更不知道有写作投稿这回事。我的脑海中对文学可说是一片空白。

来马后由于在教育界服务，使我有机会在课余时间阅读报章杂志，扩大了生活的视野。起初我对新文学作品认识不深，倒是对古典的章回小说很有兴趣。诸如《东周列国志》、《封神榜》、《三国演义》、《水浒传》和《七侠五义》等，凡是能在书店里看到的，我一定设法购买，等到把所有能买到的章回小说都看完后，才开始涉猎新文学作品。于是鲁迅、冰心、巴金、老舍、茅盾、沈从文等的作品，便成为我阅读的对象。

当我在雪州一间华小任教时，有幸和一位马华文坛的辈间同路同事，由于志趣相投，我俩时常在课余时间谈文论艺。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我开始学习投稿。那时我的创作欲和发表欲都很强，每天放学回家，除了批改作业外，就是伏案写作。起初我是写随笔、散文，后来则专写小说。几乎所有星马的报章副刊和文艺杂志，都有我的存稿，只要一发表之后，就会立刻再寄一篇去，绝不中断。这样涂涂写写了一两年后，居然也有一些小小的成绩，于是在同路人的鼓励下，出版了处女作《黑色的牢门》。接着又应新加坡名作家李俊承之意，出版了《出路》，列为他所主编的“新马文艺丛书”之一。

《出路》出版后不久，我正在着手撰写一个中篇（不料还未完稿，健康便出现了大问题，只好遵医嘱所嘱，静心休养，并准备退出文坛，结果有十多年的时间未曾动笔。不过在养病期间，我整理旧作，分别于1969及1971年出版了《冲出云围的月亮》和《梦呓集》。

1978年，为了受邀出任大马文艺协会筹委会主席，又引起了我的创作念头，于是重作冯妇，陆陆续续写了12个短篇，在大马福联会出版基金的赞助下，出版了《望子成龙》和《相逢怨》。不久后，又再出版一本散文集《文艺琐谈》。

回想当年我由中国来马，原想继续升学，希望能戴一顶方帽子，或者是经商致富，但事与愿违，命运却安排我进入教育界做教书王，这的确是我料不到的事。至于从事文学生涯，更非我的意愿。后来踏进了文学的园圃，也是抱着闲逛的态度，一曝十寒，并没有好好地尽园丁的责任，所以成就非常有限。近年来由于痼疾（关节炎）缠身，除了照顾自己的事业外，又参与许多社团活动，公私两忙，关于文艺创作，只不过偶而为之而已。目睹马华文坛新人辈出，他们卓越的成就，真是我望尘莫及，使我感到既欣慰，又愧疚。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内心曾许下一个愿望，要在有生之年，尽量去协助推展各种文学活动，庶几能对马华文学有所贡献。这几年来，我不自量力地出版在中、马两地举办文学奖，也一再地厚颜向热心企业家征求捐献，以举办各种文学活动，并赞助文友们出版著作，其目的即在于此。

最近我国正面对金融风暴的危机，股汇大跌，以致百业萧条，人民生活深受影响。不过对于作家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提供许许多多现实的创作题材。希望马华文友们能够努力去发掘，写出铿锵有声的作品，为丰富马华文学宝库做出积极的贡献。

16 SEP 1998





年红

◎年红

16 SEP 1998

儿童的眼神使自己坦然

回首，心中不免泛起一阵喜悦。四十余年来的笔料，总算为自己留下了生活的痕迹，也为自己带来了海内外文艺界的温情。

漫长的创作道路上，并不寂寞。虽有苦闷、受创的时刻，但也有欢愉和热闹的日子。用笔抒写内心的感触和思潮，原本就是一件乐事；受到批评时，自有反省的时候。受到赞赏时，更是执笔艰难！

自从发表了第一篇散文习作之后，便不曾和文学绝过缘，爱阅读，成了巨大的动力，使我不断地在散文、诗歌、小说……各方面作出尝试。而最后，我竟被定位于儿童文学上。

爱上儿童文学，只因爱上天真无邪的儿童！我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获得鼓舞；它从小读者脸上的笑容得到极大的激励。对儿童来说，文学中的向上和向善的精神，无时不在小小的心灵上滋长；在诱导儿童学习待人处世的同时，自己也无时不自问：“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期间，是否于心无愧？”几乎所有的儿童文学家，都有奉献的精神，都必有无私的爱心。这些都是我在写作道路上所必须学习的。

从事儿童文学，可以使自己坦然、快乐；也可以让自己回到美丽的童年时光。“寓教于乐”，正好让自己在笔耕时，享受到无穷的乐趣。

由于马华作家群中，认真、全力以赴去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很少，我的努力便显得“突出”，获得的奖励也比较多，这是我默默耕耘时所没料到的事儿！

受邀为出版社的特约作者，以至受聘为教育部课本局的撰稿人，不但为我带来经济的实惠，同时也可算是对自己数十年来在儿童文学方面努力的回报。无疑地，自1962年《黄瓜公主》面世，到今日《一把大雨伞》的再版发行，五六十本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是一股振奋和鼓舞的力量，无时不在冲击着我、推动着我；加上儿童的眼神和笑脸，将使我无怨无悔地在儿童文学创作的漫长道路上勇往直前！

19 SEP 1998



◎文征

收到律师信

写

作大约有 25 年了。说长并不长，但是人生有多少个 25 年呢？

当初为什么会写作，追溯起来却像印象模糊。我想大概是因为好玩吧！后来倒有“为了批评社会”的文学使命，但是了解到效果不佳之后，也就不太坚持了。

25 年的笔耕子生涯，什么体裁的文章都写，涉猎很广，却没有一种写得特出、精通，所以感到有点汗颜。不敢自称是作家。

不过勤能补拙，写了 25 年，成绩倒有一些。像出版了 3 本小小说集及 2 本散文集，虽然没有赚到钱，也不敢于憾本，可算相当幸运。

我的文章偶尔刊登在副刊，但事实上，投寄的作品比刊出的作品多出好几倍。

还好我并不气馁，屡败屡战——反正只赔上时间而已，无所谓去思考“写或不写”及“值得写吗”的问题。

25 年来，在征文及文学奖比赛中获得十多项奖，但是全部奖金加起来并不超过一万元，鸡肋而已。

于我，写作所获得利益并不多，反而因为写作而得罪了不少人，收到索取赔偿的律师信，收到恐吓信，与友人反目成仇……但是，我怎么还依然对写作热情不减呢？

因为，写作使我快乐。

有的人喜欢逛街，因为逛街使他快乐；有的人喜欢购物，因为购物使他快乐；有的人喜欢说话，因为说话使他快乐，而写作使我感到快乐。让我忙碌，所以我一直努力地写作。

我认为写作可以娱乐自己，所以并不是一件苦差。若是写出来的作品又可以娱乐别人，那就更妙了！如果不能够，那也不是我的错……

把写作当成一条路，那么它应该繁花似锦，可以一路欣赏一路鉴赏，串成回忆。

所以我仍然会继续写作，除非写作不再能够使我快乐！



19 SEP 1998

雨川

◎ 雨川



窑火般的心 走向文学殿堂

几疑是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忽然听到一声清亮的呼唤：“喂！请回首看看你走过的文学路！”宛如被人一脚踢醒，精神猛地一振，于是，眯着老花眼，回头一看，只见来路凄凄迷迷，曲曲折折，就不知何处是那座巍峨的文学殿堂？

在来路上，我看到有一座破窑，隐藏在山中，四周树林黑沉沉，破窑里有火光，窑火熊熊。我看到过去的我，坐在窑洞旁边，手中拿着一本书，映着火光，在聚精会神地阅读着。那时他所读的书，多是五四运动后的中国作家的作品，也有许多俄国、英国的翻译小说。每当他读到一个段落，看到窑洞里的火减弱了，就起身给窑洞采暖。直到举足了柴，窑火重新炽烈地燃烧起来，他才回到原来的位置，重新拿起书本阅读。

他所以这么勤奋地阅读着，因为不堪贫苦生活的折磨，要从书本中找到一条出路。他要找的是一条怎样的出路呢？就是通过笔端，把他那颗像干度窑火般炽热的心，抒写出来，让读者也能感受到他的热力。

但是，许多年来，他达到目的没有？

没有。

那座巍峨的文学殿堂离他还是很远。

这只要从他近卅年来只印过4本小书就可以看出来。那4本小书，从70年代第一本《生活的历程》，80年代第二本《团长》，到90年代的第三第四本《埋葬了的鲜花》和《村之暖》，固然都蕴藏着他的血和泪。只是，单凭这4本小书，他算得上那座心目中的文学殿堂吗？

多次他想挥笔不写了。

第一次是在80年代初在极不安定的生活环境中，终日必须为生活操劳，他搁笔一段时期。到了他写过一篇《五十回首》的短文以后，才又重新拾起笔杆，也才能有《埋葬了的鲜花》和《村之暖》这两本小书的问世。

到如今，在加叻4年，依然终日与浓烟烈火为伍。虽然不必像从前那么操劳，但也难有宁静的心情。要不是有许多仍关心着他的文友在精神上的支持，早已熬不成军了。

不幸这次经济风暴，他又得回返北海老家。回家之前，他回曾过去走过的文缘路，只见一片凄迷。依稀间，似乎可见那条曲折的来时路。而那个人，仍旧在路上踽踽独行。也许，这次他走向回家之路，他心目中的那座文学殿堂，还在前方等待着呢！



23 SEP 1998



马汉

◎ 马汉



孙子读爷爷写的书

白

从1980年以来，我几乎把大部份的精神与时间都放在“儿童文学”之上，不知不觉地，几乎有20年的“历史”了。

我之所以会投入地来搞“儿童文学”，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为了圆一个脱离童年的梦想；其二，是发现我国的少年与儿童们的精神粮食过于匮乏。

早在我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便和童年的伙伴，已故蔡炎华学兄一起玩给画儿童刊物的游戏。我们将用过的小薄簿倒置过来，画上面从儿童刊物上抄录过来的图画和文字，然后送给邻居的小伙伴们阅读，感觉上我们俩便是大编辑与大出版家了，玩得十分开心，也乐此不疲。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便定下日后为少儿们写书与出书的志向来了。

我最早的2本“少儿文学”创作：《鳄鱼王子》与《漫游马来亚》便在1959-1961这三年间写成；其中《漫游马来亚》曾在香港出版，给我带来极大的鼓励。

大约是在1971年前后，当时还在新加坡出版的《南洋商报》增辟了一个叫《少年乐园》的副刊，我便应邀为它撰稿。大约《南洋商报》新、马分家之后，马来西亚版的《少年乐园》由冯玉姬女士负责编辑，承蒙冯女士不弃，一直选用拙作。

1979年前后，与几位友好合办《好少年月刊》，由于当时我是“公务员”，不便出面主编，只挂“顾问”衔头；事实上策划、组稿、撰稿都由我在于；《怒海余生记》等篇便在这个时期写成。

到了1985年，南洋商报创办了《青苗周刊》，承蒙当年的总经理郭隆生与柔佛州经理李树德学长不弃推荐以及主编李蔚建兄的厚爱，让我从1985年一直到1997年，总共为这份广受到会马初中与小学生欢迎的少儿刊物撰写了整整13个年头的稿件。近期出版的《慈航渡爱缘子》、《家是温暖的》……书中的大部份篇章，都是发表于《青苗周刊》（1996年改为月刊）。

我也要感谢钟松发兄，他先借给我这个机会。早在1987年间，他在《新明日报》上增辟了《新明儿童》副刊，由我组稿并撰稿。在1989年12月，他更将新创刊的《新明少年》周刊交由我主编，让我得以将大半生为少儿们编刊写书的风愿付诸实现。

我有一本最为少儿们喜爱的《钟老师与魔鬼班》便在这个时期完成。

我在1996年5月开始受聘为彩虹出版有限公司的资深编辑，专职负责少儿文学及马华文学作品的策划与编编工作。在过去这28个月间，由于职责上的需要，我连编带写近百本的图书；其间自幼儿读物开始至少儿读物及文学书籍，连等还有“作文参考书”及“作文作业簿”。因此，近几个月来，许多亲朋好友皆告知：“我的儿女在用你编写的‘作文作业簿’”；邻居的妇女也说：“我的儿女在读你写的故事书”……听了之后，真是老怀大慰呢！其实，我的内外孙也在看我写的故事书（图画为主）及朗读我所写的“儿歌”哩！

一个“花甲老翁”，能够有这样的机缘，大复何求哉？

23 SEP 1998

23 SEP 1998

章致

◎章致



别人驾豪华车， 我骑电单车

文

学的路，是一条寂寞的路吗？

我是个穷家孩子，从小就没有机会进学校读书。然而，那也不是一件可悲的事，因为，我常常想：梅花香自苦寒来嘛！

21岁那年，我靠苦修学会写信和读报章。然而，常常对生活的环境有所不满，贫穷也造成心头有太多话就倾诉。于是，我就偷偷瞒着别人，写一些生活小品，寄到报章去，幸运得很，都被编者刊登出来。从此以后，我就更醉心文学的阅读和写作。

当我成家后，孩子的出世，经济压力一年比一年重，在工厂打份工，工资只有固定的几百元。幸运的，妻妻给我很大的扶持，她也到工厂当工人，共同承担，但是，举目看看周围的朋友，一个个都投资生意，赚了不少钱，买了大屋买豪华轿车，假期四处旅游，这些都给我心头很大的冲击。自己放工回来，晚上在寂寞中爬着格子，然而，朋友却是那么风光，生活是那么写意，反观自己还节俭吃省用。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心头不断在挣扎，去找更多的钱，想过风光的日子，还是爬自己的格子呢？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挣扎，终于我还是放弃了赚大钱的机会，在工厂打份工，晚上爬自己的小小格子，让笔尖吐出我的苦与乐。

现在，虽然不是大富大贵，生活还算是安定，别人驾豪华轿车，我骑电单车；别人上高级酒店，我走人大牌西；别人夜夜欢歌，我夜夜爬格子。

是的，不管怎样，爬格子充实了我的生命，寻获不少快乐的泉源。

23 SEP 1998



刘育龙

30 SEP 1998

◎刘育龙

写得出文字 就称得上创作吗？

有

没有看过高畑勋的《欢喜碰碰狸》？那是一部洋溢着幻想、纯真色彩的漫画。说的是一群狸儿为了守护栖息地，利用“变化学”化身为人类或其他生物、非生物甚至妖怪来和人类对抗。尽管这个故事有一个悲哀的结局：一部分坚强的狸儿或是进入人的社会工作谋生，或是在郊区、在地下水道里挣扎求存，日子再苦，也不让玩乐和欢笑在生活中烟消云散。

佛祖说过，人生的本质是苦。比起那些饱受天灾人祸煎熬的难民、灾黎，现代人大都衣食无缺，生活算不上有多苦，但现代社会的节奏快速，人人都在追赶时间，如此忙碌的生活很容易令一颗心变得麻木和烦躁。自己是平凡不过的上班族，自然率以例外，全赖文学的濡染，才得以让心灵保有一方阳光，多少挡住麻木和烦躁的庞大阴影。

自己自中学时代即开始亲近文学，从当年的一无所知，到今天的一知半解，踏上文学路的日子虽然不短，近年来却没多大的长进。身陷社会这座大囚笼，缚得越久，工作事务越是繁琐，心境也愈加难以闲适。如此下去的话，往后还能有什么文学成就呢？思之不由得心寒。文学的路不止一条，但自己不想选择阻力最小的那一条；于，走下去就是路吗？写得出文字就称得上是创作吗？如果自己走到那样的地步，再继续创作只会让昨日的自己嘲笑而已。文学梦原是一场是以经糖千年的梦，倘若一朝梦醒，也无须再强迫自己重新入梦，曾经用心拥有的，就是一场华美的回忆了。

在尘世中浮沉，心，难免偶而会感到疲惫，那时候，多么希望自己是一只碰碰狸，文学是我的变身术，悲哀时变为一尾鱼，让热泪流在冷冷的水里；欢喜时化成一只鸟，让喜悦在空中飞翔。岁月声声催促，死亡在左后方静静观望，就算明知结局是无可扭转的悲剧，也能保有好玩好梦想的心情。在靡靡月色下、青青草地上，和其他的碰碰狸抛开烦忧，开开心心地大笑大闹……

我的文学路

专栏



26 SEP 1998

闯出“舒适区” 的摇晃

丁云

O T 云



重

看《闪舞》，故事说做烧焊工的年轻女孩在劳累、汗水、铁星四溅的火光中，在黯淡沉闷，死水无澜、了无希望的生活里；唯一向往渴望的是站在舞台上，翩跹飞舞，一展她的舞蹈，完成她一次生命的闪亮。——舞蹈仿佛是她生命的支撑，是她前路所有的光源，是灼热的痛楚；也是欢乐。

女孩的执著，忽然翻掀起我澎湃的内心熔岩。在同样的劳累、汗水、焚烧的柴枝的火光中。在黯淡沉闷，了无希望的职业劳动的日子里，唯一支撑我的，唯一引导我的光源，就是一本稿纸，一支笔，一颗灼热的文学心！——文学遂成为我的生命的“救赎”。如果不是文学，读书很少的我，来自贫苦农家的我，性格内向孤僻偏执的我，可能沦为街头流氓，可能成为没有明天的赌徒……可能堕落，可能万劫不复……

写作23年，回顾自己的“文学路”，深刻记得的，不是自己出版了那几本苍白的书，不是得过的那几次爱慕的文学奖；深刻记得的，是在我“自我救赎”过程中，给我启蒙，给我鞭策，给我鼓励，给我温暖篝火的朋友，我永远不能遗忘那

位静悄悄和我通信数年，从未谋面的文友 Yong。有一天，他突然消失了，失去了踪迹！直到好多好多年以后……却听说他曾在“铁窗”里受尽精神折磨，终至崩溃。出狱后，回到家乡，便把自己关在房间，一条根绳子绕过屋梁，打个死结，套上颈项，就这样了结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一直想写一部小说来纪念他。但情节一开展，却发现东西太多，越来越超出原有的架构。Yong 的故事，竟然衍生成长篇《卫士三部曲》。为什么叫“卫士”呢？小说里表述的是保卫乡土、保卫人的尊严，也保卫民主的含意。

每个文学人的一生，都渴望写一部巨著吧？就让《卫士三部曲》成为我安身立命的所在的。这部长篇几时完成呢？计划写多少万字？准备在哪儿发表？出书？题材好像很敏感，会不会……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不重要。就如电影《秋天马拉松》阐述的：“赛义在于跑道上的过程，不是终点……”

除了息交绝游、埋头“打稿”，最近也常向朋友推销“摇晃的哲学”——正如一杯水，看起来是静寂的，其实不然；生活累积了不少沉淀物，你必须不断地摇晃，才能使沉淀物浮现上来，化为诗篇，化为小说。广义来说，旅游是一种摇晃，看书是一种摇晃，走到生活的泥家里，打个滚，也是一种摇晃，对陌生文化的震撼，也是一种摇晃。敢取出自己的生活“舒适区”，更是一种摇晃！“沉淀物如死灰，摇晃是生命的重生。”——仿佛又看到“内射”中女说唱员在舞台上的身影，随着音乐，在旋转、腾跃、对舞。生命在摇晃中，原来如此美妙，如此高贵，如此光彩夺目……

女友问我：“你一边搞电视剧，一边写小说，可有冲突？”我坦然回答：“这也是一种摇晃……”

26 SEP 1998



26 SEP 1998



看客

◎看客

穷困与富裕时 都不应放下笔杆

说

起文学，少说也有30年。

30年来，自己对文学的沉湎，难以解说。如果说要说自己对文学的感情，大概只有套用陈永的句：“夜莺断宽路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可以道出心境。

30年来的文学之路，是孤独的，也是寂寞的；只是孤独与寂寞，并不是他人想像中那么恐怖，悲怆。它有痛苦，也有欢乐；有冷漠无情，也有精神慰藉。这就是文学，陪伴了我半生。

打从中学时期起，不知何故，竟对文学发生浓厚的兴趣，看书、写作，参与文学活动，几乎成了生活中的要项。后来进了大学，选读别人喻为没出息的文学系，与文学之士，参与文学活动，编文学刊物，写新旧诗、词，写散文，写文学评论，作翻译工作，办文学讲座，沉溺在台北那种浓郁的文学气氛中，精神得到无限的慰藉。

离开大学门槛，回到本国后，投身于教界，教书、写作，阅读，与友人创办文学杂志，生活虽清苦，精神都非常满足。后来，一位友好遽然病逝，一位又弃文从商，那时候，我的教书生涯也愈来愈苦，在孤独无助之下，悄悄地离开了文坛。达十年之久，那时期的心情，是颇为恶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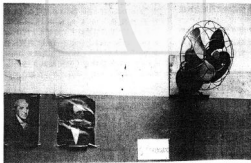
十年的沧桑，人世的炎凉，难以言喻。我那时想：可能从此与文学绝缘，不复再有文学情了，1978年，我仍在生活线上挣扎，但任多份工作；但文学之心，隐约地呈现，我不辞辛劳，白天里忘我地工作，以期改善生活环境，半夜里却辛勤地笔耕，不为什么，只为那份多年累积的文学情。

由于生活环境的关系，那时期，我无法专注于文学思想的研讨，有感于社会的复杂，人性的丑恶，我偏重于杂文的写作，写来颇苦，内心激荡不已。

多年来，许多与我同行的文学之士，不是徘徊地做了文学逃兵，便是越写越少了，只有一部份对文学执著的朋友，依然数十年如一日，穷困时写作，富裕时也不放下笔杆，那种精神叫人敬佩。

文学之路，是崎岖不平的，而今经济不景，在艰苦困难之中，不停地笔耕，写出人间的痛苦与不安，心灵上的慰藉，当拜文学之赐！

26 SEP 1998



30 SEP 1998

我的文学路

专栏



莫凡

◎ 莫凡

不敢重读自己的旧作

文

学有如一股细流，伴随着我，令我有点欲罢不能，欲起却起不老的感觉。说老实话，我走上文学这条路子，是因为有个机缘，那就是认识了宋子衡，和他建立了淡淡但却非常真实的友情。后来，又交上了傅祥英，这家伙除了谈文学，便没有别的话题了。是他们带我走上文学之路的。

其实，我并不是很有心想要走这条坎坎坷坷的路子，也从来不曾有过作家梦，因为我一向对作家的要求很高。我认为真正的作家应该是专业的。我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才华有限，一定不能有所成就，所以，我很少参与作家的活动。也由于这样，我走在这条路上总是很懒散，很不认真。几次放弃，甚至封闭自己，可又被朋友拉回来。首先是傅凌；下来是叶慧；最近是李忆菲。他们因为希望看到老中少的作品而催我写，并不是因为我的作品写得好，而是他们不希望我在文学的旅途上孤寂地死去。他们都说：“路都走了一半了，放弃不是太可惜了吗？”1996年中吧，张永胜突然来电邀我写点有关宋子衡的文字，而竟像为我打了一支强心针，使我原宥地重新走上久违了十年的文学道路。

，回想当初也的确曾经非常投入过，多少有点疯狂，不惜向生命透支时间，每夜非读或写至凌晨两三点，绝不上床睡觉，而六点半就要起床，准备上学教书，可不管觉得累。但是后来停了一段时间，竟然尝试不敢重读自己的作品，那种感觉真的几近绝望。那段日子，我把时间花在看电视多过看书；闲荡多过写作；骑电单车出外去浪漫胜过研读文学选集。更糟的是，玩股票花去的精神，足可写出百万言；浪费的钱，足够出版十多本二百页以上的厚子。我以为那样做，可以从此忘记文学，走上自我的路。我完全未曾想到，自己被纳入奔窜不停的文学列车中，欲下不能。

文学这条路子，我走得断断续续，踌躇踟蹰。究其原因，莫过于自己没有做作家的打算，因此不争不夺，对别人的写作才华只有羡慕没有嫉妒，不管认不认识他；对朋友的赞美和批评，也不会忘形和不满，哪怕他是不是权威或普通人士。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恩恩怨怨的纠缠。如果有朋友说我的小说写得不好，我知道他是在鼓励我，给我信心；如果有人说我写得不好，我明白那是真心话，对我不会有什么伤害，我了解那是因为我的才华有限的原因。

虽然如此，很多次我都打算中途跃下列车，不走了，但却受不了文友的邀请鼓励，不写了，不写了，又再写下去。世上很多贵重的东西都容易舍去，只有那真挚的盛情难拒。真的有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感呢！

现在我已经从教育界退休五年了，已近老朽之境，再也不想以前的那样生活得多姿多采，面前已没有任何路子可走了，除了文学之路。因为我不曾学会搓麻将；没有钱与人赌博，我若连这条小路也放弃不走，那么笑面不是走投无路了吗？唉，无聊也吧，无奈也好，还是让我以懒散的心情走下去，走完它吧！

30 SEP 1998

南洋
文艺

- 7 OCT 1998

我的文学路

专栏



田界

◎田界

先过自己这关 再过“美学”这一关

和

一位朋友在电话中聊起了彼此的写作近况，他说许是写了一些，但不急于发表，也不热衷于扬名立望，我欣赏他这种“平常心”。他问我对文坛的观感，我说不想为一些纷纷扰扰的主义而影响自己的情致。如果写得勤快些，那是灵思的冲激，有“不吐不快”的感觉；如果保持沉潜，那是在思考，思考对自己的超越。写作嘛，要不断自我进修与提升；写出来的东西，得先过自己这一关，还要过得了“美学”这一关。那位朋友说可以把这些话写下来，我就记在这里，作为对自己的一种鞭策。

对文坛的观感还是有的。系心文学，总会会同好的朋友有所期待，对他们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成绩由衷地赞赏，转过来也是对自己的一件鼓舞。文学事业，的确需要“相知相惜”、“相濡以沫”的砥砺情操。

因此，我想到承得在都门闹市中“有梦如刀”，白天在亮晃晃的玻璃门内，贩卖他的书香与文化视野；夜晚就在街角啜一杯苦涩的黑啤酒，把劳累与街尘连同酒碗一起咽下。

想则每次远从米乡赶来，只为彼此难得一聚的乃健兄。当他从阡陌四起满河的星光，当稻田里每一头水牛都向他亲切地点头招呼，他心中的灵感又将化为一篇篇隽永的稻花礼赞。

想到赤子之心而又经常保持低调的方岳老弟，在关仔角朦胧的堤灯下，那暮不掩映的侃侃长谈。我晓得，在远离文坛喧吵声的一个角落，他又在酝酿着另一首机智而生动的新诗。

想起“苟日新，日日新”而心广体胖的强华老弟，虽素未谋面而有片言往还。他在与年轻学子的愉快相处中，又催发出一畦畦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向日葵”。

想起南马居窑的一位文友，在登上离晋飞机的打电话约略。机场附近一杯浓浓的黑咖啡，道尽了多少文艺园丁的沧桑。可敬的居窑之子郑郁，对文艺事业毫无保留的奉献，能不教余生者为纪念他而加倍发奋？我晓得，在文坛聚光灯照不到的一隅，仍有一些有心人在殚精竭思地构筑着一两部反映社会变迁的长篇小说，或吟哦着三几篇描绘时代风云的叙事诗。

草木无言，春华秋实；天地一心，振撼空灵。海潮总有拍岸的浪花，溪流总有穿石的聲音。

- 7 OCT 1998

南洋
文艺



○李奇章

- 7 OCT 1998

背驼风雨一苍松

我的文学路，是一条云行雨步，山川悠远漫漫，生满疾苦，举步蹒跚，为了创造宇宙崛起之生命，我无休止地向荆棘丛生的文学路挑战。虽然我的脚在踩踏着疾苦，血迹斑斑，创面痛深，但我仍然充满干劲前进！

我即曾经漂流过岁月苍白的夜空底脸，咸咸的泪，垂垂阴着，当心愈近而路愈长愈黑，这种写作上的野心，旁人的切肤之痛，除却虚空粉饰又有谁人解得。

早年，我庆幸得到著名编辑杏影（已故）的爱戴，把文学的种子，播种在我纯结的心田上，使我投入文学创作的怀抱。杏影常把我投去报刊的稿件，用红笔修改复修改，退还给我，吁我再抄写端正投去发表，这无形中给我很大的鼓舞，似乎在我的血管里，奔腾着一股巨大的奋斗力量！

每当我以满满的傲骨半节，瘦瘦的巍峨一肩，呕心沥血写成了不少具知性与感性的诗文作品，心里就感到无限的欢笑，嘴里像吃着水蜜桃。

我的文学心境历程，可从两首古诗：“文人”“松”中看出写作的苦与乐，哭与笑！

诗曰：“文人多命苦，无语问苍天，刺有傲霜骨，昂然寒冷中。”及“背驼风雨一苍松，万丈深渊尽惊魂，多谢悬崖吹雨过，悲愁苦泪洗无痕！”“苍松乃天生一副傲骨，具斗志豪昂，坚韧不拔的精神。

我的另一位文学写作恩人，应属心理医学专家杨心发医生。他替我长期患上的神经忧郁症治愈了一半，使我的手、脚不会发抖，解除了昔日所服之有副作用的西药丸，使我夜夜安眠，心脏突发病渐渐减轻，右手亦能把草稿的文章抄写端正，投去报刊发表。

总之，文学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乃民族之根之魂！然写作有五味酸苦；亦犹饮食之甜、酸、苦、辣、咸、淡，缺一不可，受苦奋斗就是生机，经得起时代风雨所磨考验者，必成大器。

对死亡的诠释 产生爱好

14 OCT 1998

廖宏强

◎廖宏强



——岛由纪夫曾把
——生命比做盛开
——的樱花。于最

璀璨的之时凋谢、飘零。而他的文学生命，也随着他的切腹自尽而遽然中止，留下许多不解之谜以及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我对文学的认识开始于他的小说，他在小说里头藉着大量周遭景物的描述来反映文章里头主角情事起伏转变的技巧，留给我极深的印象。而他对美学以及作品里头对死亡的诠释使我开始对文章产生爱好。另外，台湾志文出版社大量翻译出版的国外文学著作，尤其是被划为存在主义作家的小说，其探讨“人”存在本质的潜意识及意识流的书写形式一直是我最为经典的作品，加上现代主义小说的虚无、荒谬及往往以生命作为终结的内

涵，还有拉丁美洲文坛经过激烈震荡后产生的魔幻现实主义对现实呈现的另一种风貌，都带给我很大的启示——原来文章是可以这样写的。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铺成了我的创作之路，每当重看完成的文章，有时也搞不清楚自己在写什么。

就好像看法国电影那样，沉闷的剧情，艰涩难懂的对话，无聊的人物，还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却已是结局。如此一来，被挤出主流，被忽视也是可以预期的事，不是不想顺着潮流，而是写不下去，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这一路走来，有着台大马青年社的督促，也有当年高中同窗好友的鼓励而积极创作，也因课业的繁重，工作的忙碌，而停了整整五年的时间，积压的稿件也渐渐蒙尘，直到好友殷切的探询，寄来一套《卡夫卡全集》，妻子的催促，才又重新坐在电脑桌前，让已然生锈的脑袋瓜如键盘般飞跃起来。在本地大喊华文水准低落，功利主义盛行，马华文学不被纳入国家文学主流，稿费养不起作家等等堂皇的理由下，我是再也找不出可以不写下去的理由。从第一篇得奖散文啊，梦遗了。至今，屈指一算，也有十年了。

14 OCT 1998

10 OCT 1998



唐林

◎唐林

活的生命，死的历史

对

文学产生兴趣和投入写作是在 90 年代。40 多年来，目睹侨民文学由式微而消失，见证马华文学从萌芽到成长，更相信生活环境和文学创作关系密切。

在文学这个小众天地里，作家的定义就是创作。创作的路是短暂又漫长的，有的人创作像电光石火，一闪即逝；有的人创作和时间并进，直到生命死亡才停止。不过，历史的长和短，并不是决定创作优劣的因素。

写作并不一定就是创作。创作有自己的思想风格。如果年纪轻，写得少，作品却有个性和真知灼见，还是名实相符的作家；反之，有几十年写作经验，只在名家阴影里转悠，即使份量很多，也不过是拾人牙慧的跟屁虫，不是真正的作家。

作家只有不断创作才会丰饶活的生命，一旦停笔或死亡，便成为死的历史。活的生命有血肉骨骼，能够自己思想创作；死的历史只是素材样本，让有心人去摆布揉捏。

虽然在 1000 多年前，唐太宗就说：把历史当镜子，可以照见错误而纠正自己。可是直到今天，有谁以历史镜子照见错误而纠正自己？

1952 年，华文文学还是侨民文学，戚北华先生却在印尼游记里怀念“祖国马来亚的金马仑高原”及“马六甲”等。他的游记叫我喜爱又惊讶。多年后终于体会他的创作勇气，孤单的以本土意识抗拒当时一窝蜂对中国文学马首是瞻的人云亦云生涯，为马华文学播下启蒙种子。

稍后，杏影先生在南洋商报主编《文风》，一面热烈栽培青年作家，一面以散文宣扬世界主义，介绍著名作家弗尔丁、萧伯纳及法朗士等，积极扩大作家兼收并蓄视野，拨开当时白羽权威领域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而喷涌的世纪幻想迷雾，替马华文学建立启蒙根基。

时间永恒，人世多变。戚北华和杏影先生逝世已经 30 多年，成为历史的牌地有产创作，却被过去伟人烙上“没有碰触本质问题”印记。历史果然是死的，任人随心所欲的践踏涂抹。

死的历史怎样面对活的生命？世界著名作家如：波特莱尔、乔伊斯、鲁迅和三岛由纪夫等等，他们成为历史的创作，还不是让许多人去揣测揣摩，塑造出千百个模样。

没有权威的文学创作，却有装扮的现代英雄伟人拍胸呐喊：我不敢说我是唯一权威，但我相信我是最好的。是豪气冲天？还是爱名尚狂？

看活的生命，读死的历史；这个探索与塑造心灵的文学世界，确实别有一番滋味。

10 OCT 1998

南洋
文艺



10 OCT 1998

何乃健

◎何乃健

摔交之后 乃淡然微笑

穿

超过半个世纪乍晴乍雨的悲欢岁月，回首遥望那些曾经攀爬的危崖，曾经涉水而过的险滩，然后俯身细察残存于足间的泥污，以及表皮上累累的创痕时，内心顿时洋溢着感恩惜福的激情。我感激习武的机缘，让我窥视到淡泊宁静中蕴蓄的生命力。我感激学棋的机缘，让我深切体悟到积极地活在当下的真谛。我感激亲近文学的机缘，让我从探寻真善美的过程中，学习如何凭藉文字所进射出来的光和热，为自己也为别人取暖。

我深深感激已故诗人何达（阿融、何海）先生。当年在香港的《海光月刊》、《世界少年》、以及《伴侣月刊》的诗评中，给予年少的我挚诚的启导与激励。是他教导我运用形象思维来抒情写景。是他鼓励我勇敢地以自己独创的语言来捕捉自然界的千姿百态。是他训练我的想像振翅高飞，去感受生命的脉动。是他使我放弃敷衍自珍，认真的写了千余首小诗，经过多次的修改之后，才敢以其中的五份之一拿去投稿。

我童年的笑声、少年的泪影都凝聚于《碎叶》里。我对大自然的凝注，对爱情的日暮串缀起来，化作《流萤纷飞》。我对生命的反思、理想的追寻都翩飞于《极风剪雨》。我跟民族与文化在凄风苦雨中挣扎求存而禁不住化心声为《仙人掌的召唤》。随着年岁的增长，许多心中复杂的感受似乎更适会以散文来开发。我于是将自己的少年情怀，以唯美的笔触染满了《那年的草色》。我尝试将过去二十多年对水稻的认知与敬慕，于《稻花香里说丰年》中作一番知性与感性的交融。我将内心对人间的苦难与煎熬深沉的感触，以及对光明的憧憬与期待绘成《逆风的向日葵》。我从工作、学习、思考中获取一些细微的顿悟，都记录于《渐沥的檐雨》、《荷塘中的莲瓣》和《禅在蝉声里》。从童稚的“碎叶”，到知命之年的“蝉声”，处处可见我于去日苦多的道路上匆匆留下的蹄痕。感谢农学、佛学、文学充实了我平凡的生命，并且让我在多次摔交仆倒之后，仍能以太然的微笑，面对两旁的荆棘，面对怪石嶙峋的人生。

10 OCT 1996

禅在蝉声里

著者：何乃健

文类：散文集

页数：215 页/32 开

出版：十方出版社

价格：RM 14.00

邮购处：White House Book Centre,

Lot 2, 13, 2nd floor, Komplek Selangor,

Jln Sultan, P. O. Box 11848, 50760 K. L.

Tel/Fax: 03-2327412



写作即是修行

14 OCT 1998

雅波

◎ 雅波



写作是一条无怨无悔的不归路。也许当初

写作，并没定下什么条件、计划或理想，但写久了，自我知晓，写作即是修行。

余秋雨近日访乌时说：无论是东方文学或者是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

普遍上缺少了一种终极关怀的思想。”换句话说，许多写作者在作品中，再三强调“成功”与“强大”，以及宣传如何致富，如何致胜，如何制伏别人，如何成为赢家，全没尽到净化心灵上的责任。

有人说，华人历史原本就是一部千年砍伐史，不是你死，则是我亡，每换一个朝代，都杀得不亦乐乎，一代传一代，难怪至今华文作家所背负的历史重担与罪恶感，每一反思都是以使人精神崩溃。

要净化心灵，就非借助宗教思想的灌溉不可。当然，在此并非只指一种宗教或仅指狭义的宗教教义，而是指所有劝人向善向上的宗

教，尤其强调的是“大慈大悲心”。要知道，任何正信宗教莫不以“慈悲”为前提或首要任务，而我们的作品中，所缺乏的正是一股对人类关怀、爱护与怜悯的高尚情愫。

作品内容是作家思想最好的表现，一位优秀的作家，会使读者从痛苦思维中解脱出来，把绝望化为希望，不断提升读者灵性，从而达致宁静与温馨。某些作家，也许比别人多读几年书，但其思想意识却极其“败坏”，心中充满横暴、恐惧与贪嗔，眼中容不下他人，文坛上似乎只有他一人“独尊”，其余皆是下品，心胸如此狭窄，试问如何能“放眼世界”？

文学创作是属于一种心灵上的工作，我从来不敢等闲视之，因说错一句话，抵多误导一两人，但文章一经刊出，其影响力则无远弗届，尤其近几年来，在撰写

有关宗教与净化心灵方面的文章，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偶一不慎，误人误己，祸害则大矣。

写作快乐吗？这要看作家是持着什么观点与态度视之，如果想致富而写作，在目前的马华文坛上，肯定“痛不欲生”，要是认为写作是在“渡化众生”，也许能令您更了解人生的真谛与意义。

附上一句题外话，倘若日后有人要“烧芭”，应先把握住在芭内的人请出来，不要出其不意，连人带芭全烧掉，这太无人性了。若无人性，何来文学？



逢星期三，六刊出

深怕不慎 造成偏颇 的论断

17 OCT 1998



张光达

◎张光达

80

年代中后期，我开始接触大量的台湾文学作品，单凡是诗集散文集小说集和评论集，都令我欣喜若狂沉醉其中，圈点存要者有之，捧读再三者有之，惊为天书者有之。至今一些好句佳篇我犹不能忘怀，总在脑海中盘旋不去，这种感觉很舒服。当时我拿马华文学作品来比较，整体而言马华文学的水准给我一种逊色的感觉，难免令我失望、怀疑那些在报章副刊上的白开水般的文字如何能登上大雅之堂。那些文章读一遍已经让人感到枯燥乏味，很难再激起我精读细品的念头。当然出色的本地作家和作品也不是没有，只是数目比例上不多，给人一种良莠不齐的感觉。我的心目中隐的有一些名字，有二十多个左右，有资格拿出去亮相而不会丢人现眼的，我想就是这么多了。

我最不能忘怀的就是文学评论，台湾的张仅良、李瑞雄、王德威，甚至更早期的余光中、杨牧、欧阳子、叶维廉等人都让我无限仰慕，因为他们的评论写得实在好，真材实料文足功深，绝不马虎敷衍。相比之下，当年我即刻发现本地的评论文章水准相去甚远，有两大类文评充斥文坛，一为歌功颂德，胡乱吹捧；二为暗箭伤人、冷嘲热讽。前者是中国大陆一些来马作客的作家，一般上他们对马华文学认识不深，被一些文教朋党团体



误导，或者对我们的作家困境充满怜悯同情，尽说些好话来聊以慰藉。后者已经把学术政治化，戴上有色眼镜去看文学作品，这些人躲在暗处放冷箭，是待非诗争论到最后，文坛被熏染到污浊瘴气。70年代温任平曾经为马华文学的评论掀起一片浪花，但80年代温氏已成明日黄花。他那新批评的诗评析离我们远去。80年代是马华文学评论交白卷的年代，虽然零星的评论文章并不是没有。我在80年代后期有感於这种文学现象的焦虑，因此不自量力开始尝试写了一些诗评，却从此走上了写作文学评论这条孤寂的道路。

写作文学评论，基本上来说是

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以我个人为例，我每当写一篇文学批评，整个人开始进入精神戒备状态，认真专注地投入，参与作品的每一个细节，以种正襟危坐的心情阅读和思考作品的本质意义，深怕稍一不慎就会对作家的心血成果造成偏颇的论断。保有这般敏感谨慎的阅读视角，却也让我在层层剥开的思维里头，因对思考本质的体悟而产生一种满足的感觉。作家需要文学批评来修正和提升他们的创作水准，我不能想像一个没有文学评论的文坛，那只是证明文学成果贫乏，文化水准衰落。当年我凭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豪气，只想到靠一己的毅力和能力，为马华文学注入一股力量泉源，让它再度引起各方的注目和受肯定。

或许有这么一天，我就会抽身而退，通通自在写诗歌去了。如此一边写一边回顾和前瞻，套一句流行语：革命尚未成功，前途还不显明朗化。一步一脚印却惊觉这条文学评论的路已走过整整10年了。

17 OCT 1998



17 OCT 1998



对漫长和寂寞的体会

21 OCT 1998



王澄

◎ 王澄



逢星期三、六刊出



涉

是文艺圈子的人无一不说我们所走的是一条漫长且寂寞的道路。反过来，说这条道路既不漫长又不寂寞的为数肯定不多，而且必有特殊的个别情况：通常这是少数的幸运儿，又或许自始至终并不十分投入，以致仍未能体会到个中滋味。

对于一个自 50 年代末开始至今已整 40 年潜泳于文学的世界里而间中少与它分离的我，但觉上述那句话无比确实、贴切，一点儿也没夸大。

寂寞之所以产生，在于难以觅得知音者、同路人，有时甚至稍微引起若干共鸣也不容易。追溯马来西亚（以及稍后成为马来西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我们原就要求不会太高。

我们可以较为中庸地说：这儿可以有文学的天地，不过这天地的广度与深度毕竟相当有限。只有一小部分的文艺工作者努力跳出这个狭窄的范围，开拓更广阔的世界，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否则，不论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成绩都有个局限。虽有人持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气概，逆流而上，力挽狂澜，什么名堂都好，到头来就是看不出什么具体的结果。于是我们退下来，乐观地安慰自己：积少成多，日子有功。罗马城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立，文学的成果当然也不是三几十年或者一百几十年便可显现出来的。其实我们更加清楚：国家教育政策、华人的“求生意志”，随时会使能够拿笔杆用华文案写作的人来个

180度的大转变。——不再用华文去创作，或干脆不再写下去，反正他们也一样想着生存下来或者想活得“更好”。

④ 这内里就包含了“漫长”的意味。“漫长”指的是时间的距离。那是一种等待。达观者一直等待或多或少的收获，悲观者则肯定有一天果陀终站在我们的前墙。

文艺本身又是千变万化的东西。它虽也有所谓客观的标准，然而经常主观的标准更多。谁不会说好作品总是好作品，但在某个时代、某个时期、某个时段，只有某一些作家，某一类作品才能登大雅之堂，其余的或被抨击，或被贬斥，或被埋没，或被忽视，或被冷藏，难有生机。文艺编

辑、评论家，往往比读者更有左右大局的作用或影响。

有些作者专写一种体裁，独沽一味，虽嫌单调，可是如能专心致志，不歇力求突破，结果可能有所“斩获”。我为了策励自己，不断磨笔，竟尝试以各体裁去表达内心的思想或感受，马来文也成了我写作的媒介或工具。背地里有人称我为“多面手”，又是“两栖动物”，我惟有苦笑，因为我深深知道，这样的“写手”非常冒险，最后以无法讨好的收场居多。

为了生活，这几十年来，教育是我的正业，创作是我副业中的副业，原因是参考书和字典的编纂花了我大部分的业余时间。偶而偶食去日苦多，来日有限，很想集中精神与力量专注于某些写作计划，却总是一拖再拖，无法进入状况，手头上的依然还是枝枝节节，花花草草，凑不成一棵枝繁叶茂、根基稳固的大树，或一株百花盛放、万紫千红的花树。这么一来，便觉得路还是那么遥不可及。心梗老是甩不去那股寂寞。

21 OCT 1998



21 OCT 1998



对文学不忠 有时我觉得

24 OCT 1998

夏绍华

◎夏绍华



南洋 文艺



有

时我觉得自己没有什
么文学路可细诉。若
有的话也很短，而且

两旁的风扇也颇单调无味，实在没有什么可挑出来描绘一般。

有时我觉得自己对文学不忠，无法全心全意去为文学操作，我甚至只把它当着自己的爱犬，下午带它走公园，喂它以犬食，然后把它锁在铁笼内。

有时我觉得自己对文学居心不良，我写诗写小说也写散文，一派三妻四妾的作风。我乐于对首妻不出，除了对二妻的甜言蜜语，我亦自溺在偷情的暗礁里。这种文学风流已成气候，我更是风流得问心无愧。

有时我觉得自己已彻底辜负了文学，我失败于锻炼文学为社会现实的批判者，无法把它铸造成一把正义及公理的长剑，更乏力于把它酝酿成一把民族的声音。我的文学只是心灵深处的隐士，偶尔走出来跟我聊聊天，说天气，说塞车，一切所有琐碎，甚至没有深度的课题。

有时我觉得自己对文学的野心日益消淡，文学仿佛已被过滤又过滤得只剩下一小把细沙，随意一撒便会被风吹掉得一乾二净了。我开始觉得对文学的坚持已渐渐失守，对写出什么伟大作品的意念更是感到渺茫，我对自己的文学信心开始有了一种怀疑。

有时我觉得文学过度依赖大众的喜恶而存在，待的读者群已唯中锐减，那些尚存的唯有陪着自己的孤独寻找意象，一切渴求思考的创作方式备受奚落与唾弃，因为，那不属于群众的阅读练习，因为它是不容易消化的文字产品。除了诗，小说的体格

也开始萎缩，因院愈短小愈好，他们说这样小说才会变成轻盈与活泼。散文呢？真的是要写得散，而且越小品越好，那些结构严密，文字精致的散文，皆已被大众化的口味排挤出局。

有时我觉得马华文学已陷入一种形象缺席的僵局，它没有带领任何潮流，它没有什么代表作，更没有任何代表性的创作者。马华文学最大的失败是挽留不住那些优秀的作家，如李永平、张贵兴，或是近期的黄桷树、陈大为、钟怡雯等。是马华文学把他们边缘化？还是他们遗弃了马华文学？只是当台湾读者也把他们当若是台湾作家时，我想他们没有理由回家了。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逐渐遥远而陌生的名词。

有时我觉得马华文学最大的缺陷是评论的严重匮乏，这种现象导致优

秀的本地作品被冷落，恰似一件漂亮的衣服找不到漂亮的模特儿来穿。留台生若不算，文学批评写得最好的大马写作者要数张光达了。他虽不像黄桷树那样个人主义与偏激，但他的客观近年来已开始立场化，大量的阅读经验使他的评论显得更具学术水平。除了创作，阅读文学风潮是评论家一辈子的事。

有时我觉得作品是不应该被归类于任何类系的，作品只有好与不好之分，写作者的年龄并没有什么特权去向读者的品味施压。若是像觉自己与年轻写作者在版位之战竟宣告落败时，怪责主编的年轻取向是无理取闹的，因为年轻并不是作品被选登的理由，我们并不需要为长辈作家特设文学安老院，马华文学需要的是一个自由的创作空间，让各层写作者以本身的实力互相挑战。

有时我觉得文学赛是一场命运游戏，每一位评审员皆是一个形状各异的模印，作品写得再好，若是无法与其中一个模印吻合，那么胜出的机会等于零。

有时我觉得自己的文学园地已接近秋天的颜色，那种创作心境由于烦身的各类事务而呈现枯竭的迹象。我虽恐慌，但秋天毕竟已深，冬天势必到来，我只有收拾好过冬的装备，我只有等待。

24 OCT 1998

我们并不需要为长辈作家
特设文学安老院，
马华文学需要的是
一个自由的创作空间，
让各层写作者以本身的
实力互相挑战。

逢星期三、六刊出



穷途末路 激发文学之火



姚拓



爱

好文学，也许是我的天性使然。我虽是在乡下长大的孩子，我的父兄都是种田的农人，我小时候的老师也没有教我如何欣赏文学。可是自从我认识了方挾宇，我就想尽方法去找寻我喜欢读的书，而这些书籍又多与文学有关。一般通俗的小说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七侠五义》、《施公案》、《绿牡丹》等等，在我十岁左右时都已读了好多遍。后来兴趣慢慢提高，《红楼梦》、《聊斋志异》和《战国策》等一类书，成了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良伴。其实《聊斋志异》和《战国策》，都是上等的短篇小说，我当时受了它们的影响，我自己不知道而已。我第一次接触到新文学，是我小学四年级时读的《最后一课》，这是胡适先生从法文译成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对我这个乡下孩子来说，等于在我心中放了一颗炸弹，从此打开了我对新文学的爱好之门。原来新的而且是从外国译过来的小说，竟有如此崭新的技巧，却又有如此感人心弦的力量。我常常自我假设：如果我生在太平盛世，而我的家境又差不多的话，我非常可能在我的少年时期便已进入我的文学之路。可是，无情的战火降临到我们那一代人的头上，我和我年龄相仿的无数青年们都像疯了一样，披上军衣，上了战场。而且这场战争还连续打了十年。

1950年，我已28岁，我像大海中的一片

20 OCT 1998

落叶，胡里胡涂地被吹到了香港。想不到到了香港之后，我没有了以往思想和行动上的约束。再加上生活的挫折，穷途末路中反而激发出原藏在内心深处的文学之火。古人说：文穷而后工。工，对我来说当然谈不上；不过，穷困的环境确实可以发人深思，尤其是有满腹牢骚而无处发泄时，无形地你就会把你的心中话形诸在文字上了。1950年，我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什么文章都敢写，散文、小说、杂感，写得最多的是诗。说良心话，那时候的文章幼稚得很，不敢拿出来献丑。

1953年，我很幸运地到了《中国学生周报》工作。实际上这份以中学生为对象的刊物，其中的文章绝大部份与文学有关。我以后能把文学当成我的终身事业。香港的《中国学生周报》，马来西亚的《学生周报》和《蕉风》这几份刊物，对我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蕉风》，等于是我生命的一部份。我在《蕉风》中学到了许多新的写作技巧，找到了文学的真正价值，也在文学中发现了人生的真谛。

时代不停地在进步，文学不停地也在进步。我愿意终生做一个文学的马前小卒，随着文学的浪潮，为马华文学尽一份绵薄。



20 OCT 1998

南洋文艺

D 5

好诗好文 看多时



梁志庆

■ 梁志庆

- 4 NOV 1998



白

小。我爱听民间故事，略识之无以后，我爱看杂书，想不到这些通俗的文类，竟是我对文学产生兴趣的要素。

升上中学后，从导师赏析正统的诗文中，我领略了文学之美。一篇《出师表》，叫我感动不已。它是诸葛亮出任曹魏之前，写给后主刘禅的奏议。文中他对后主禀以北伐的大义，剖切地谈论治国之道。“两朝开济老臣心”，诸葛亮陈词情真意切，以形象化的思维，凸现他的公忠体国之心，直抒胸臆。一篇表文，竟然成散文的经典之作。

同样的，古文中有许多其他文类，由于写得极有艺术性，也列为散文。古文的散文选集《昭明文选》，公文、书信、碑铭，也与美文并列其中。

我爱读名家的现代诗文，欣赏他们提笔翰墨的丹青，写世间情和人间事，反映生活的图绘。

我也欣赏新锐的诗文，聆听他们风鸣唱的清音。他们佳作来自他们的才华、感觉和际遇，未必来自学问。

现代散文抒发性灵，以白话为媒体，更是深入民间。或者是由于越分越细的原因吧，现代散文却在

- 4 NOV 1998

缩小它的范畴。亦属于现代散文的。一是偏重于说理的杂文和论述的，一是以抒情、叙事为主的样式。但在它们的创作过程中，知性于感情互相依附，夹叙夹议依然并肩同行，而形象思维仍然存在。

我欣赏诗的精神语言，它言简而意远，含蓄而优美。它的暗示和象征手法，我也用在散文创作上。

中国大陆散文的厚重，台湾散文的新巧，它们“形散而神不散”，都是我汲取的文学素养。

渐渐地，我看到散文中，有的有小说的成分，有的有诗的成分，有的有科学的成分，有的有童话的

成分。

实际上，童话大师安徒生的一些名篇，都是杰出的生活故事的散文，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等都是。安徒生在童话创作中，应用了绚丽的幻想、夸张的描绘、浪漫的色彩和抒情的笔触，于浅语艺术中去凸现童心的真、善、美，含有诗境，同时反映现实生活。这是他坐大的原因。文评中的“不失其赤子之心”正是说明童心的再现。因此，童话散文也是我在散文写作的取向。

我为人师已久，历任南马文艺研究会秘书30年。因为与文友们密集取暖，得以保温至今。自1983年起，我设立儿童诗讲习班，这16年来我在创、研、教三项活动的相长之下，给孩子们尽了一点心力与劳力，虽无业绩可言，却乐此不疲。

文学这条路，我还会探索着走下去。



4 NOV 1998

不问来时路

- 7 NOV 1998



湯景平

■ 湯景平



不久前，我遇到一些十几廿岁的中学生，他们表示有意

趁年轻的时候写些文章，以后可以出版成书。我说出书也是我以前的梦想，有梦想才有实现的机会。他们听了连连点头，喜悦在他们的眼神中流转。接着他们问了一句令我心惊胆跳的话：“很多人说写作是条寂寞的路，您认为对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回想我走过的路。如果我没有让文学点缀我的过去，我会比现在快乐吗？我仔细的衡量后，我告诉那些小朋友说，在写作的路上，其他人的得失我不知道，对我本身来说，我不写作的话恐怕更寂寞。许多人想说话都没有人聆听，而文章刊出来一定有人阅读，比较之下，真正有资格说寂寞的是谁？

有个出过书，而书堆在家里卖不出去的朋友说，写文章的人不出书还好，出了书才知道买你的书的人会很少，这种才叫寂寞。如果书卖不出去叫寂寞，这种寂寞我也尝过。我以前也曾责怪人家没有把我出版的书全部买完，出了书寄放在书店，卖了一两年，还有退书存

- 7 NOV 1998

- 7 NOV 1996

书，最后免费送了出去，心中悲愤莫名。我们的读者真的不爱看书买书吗？

最近我和两位电台 DJ 朋友到书店作新书出版签名活动，令我重新评估我国读者的消费心态。我看到我那两位朋友的书如流水般的卖出去，书店补货一补再补。而我的书还高高的叠在原处。这种情形令我眼红之余，我不得不正视事实，一路走来我们的读者不是不买书，只是不买我们这些自以为是高和寡的书。

在书店，我看到很多人买书，

从穿着校服的学生到左牵右拉的保姆，他们进了书店，就是翻书买书，从童话故事到日本漫画，从食谱到亦舒，就是没有什么人走到马华文学的角落。我看到我的书籍在下面算起第二层的书架上，另外一个平国桌上全是张曼娟刘墉小野欧阳琳的系列著作，笑开整个书局。

人家不是不买书，只是不想买我们的书。我们进书店也买书，买的大部份是是对生活有助益的书，或资讯或消闲或激励或启示性的书或外来文学，马华作品肯定是末选。同样的，我们的读者不是不阅读，只是他们只看和他们生活有关的文章，我们当中很多人也是如此，若没有强烈的偏好，谁也不会先文学后消闲。

走到今天，我不得不问我自己，一路走来我的文章是写给自己看，还是写给大家看？



南洋文艺

逢星期三，六刊出

D 5

笔

我们是成长于 50 年代一个马星动荡不安的年份。斯时的中学生文艺思潮囿于现实环境，校园文艺虽蓬勃，但各校中学生都无法在写作上取得共识，更谈不上交流写作经验；且各自为政，个别在校内自行摸索——组织读书会，出版班级壁报或校园刊物。

回想当年可喜的现象，便是有不少华文老师是来自中国，他们具备深厚文学修

养，又饱读诗书，每当他们教学时，都能出口成章或引经据典。

在他们的潜移默化 and 陶冶下，自然地加强了对文艺创作的思索，记忆中，当时各中学生都有读书会，出版班级壁报或出版校园文艺刊物，提供同学们的写作园地。

在校园文艺风气浓厚，营造良好的写作环境下，中学生脑海中的一股写作欲望便炽热起来了。记忆中当时班上有写作才华的同学不只向报章杂志投稿，还担当起地方上的通讯员呢！

笔者有幸，在求学时期先后遇到两位老师在写作的道路上启发我、指导我，一位是小学时教导我华文的林金拉，即现已移居新加坡的散文家及诗人林敏；另一位是中学时期的张明溪（燕人），已故。

他们两人的华文教学法，至今尚为同学所津津乐道。记忆中林敏师，指导小



高天

◎高天

愧对 良师引导

14 NOV 1998

14 NOV 1996

学五六年级同学阅读课外书报后，还要列下摘要交给他编成歌曲，然后在音乐课时作为教材。这种集文学与音乐合一的教学法，颇能吸引小学生的心灵，也在无形中培养了学生阅读的兴趣。

已故张明溪师在讲学时，声如洪钟，把深奥难解的古文，逐字逐句，穿针引线般译解；还有他在批阅同学们的作文之后，不论优劣都在文末加上评语，待下堂作文节时，他便选出其中一

些优劣作品当场念出来，并指正之。

他这种作文教学的“激将”法，对一些写作能力不行的同学颇有微词，但也不失为一种鼓励，有批评才有进步啊！

说来惭愧万分，笔者当年求学期在良师指导下，都无法写出大块文章来感谢恩师，现在老来，更是马齿徒增，在文学道路上交白卷。

反观当年中小学期的同窗，有不少已是当前马华文坛站有一席位的作家了。

有人说文学的道路是寂寞凄苦的，它不能营利又不当饭吃。借用年红兄在《商余》版（1/9/94）的句子——忙碌一生，仍然是一无所吗？



南洋文艺

D 5

星期三、六刊出

如 果三岁定八十

这句话用在我身上，那肯定是错误的。

在尚未能明白嗔咄吵杂是空洞的童年，性格活泼，非常吱喳，一说起话，不能停止，像瀑布的一泻如注。

现在回想，那也许是一种对爱的需求和摆脱寂寞的表现，而我的幸运是每一年总遇到几个疼爱我的老师，其中一个老师也忍不住替我担忧：“你那么爱讲话，怎么得了？”但他还是给我的品行打甲等。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在我中学时代就让我感受

到了。我碰到了青春年华时认为是人生最大的感情挫败：被喜爱和信赖的好友欺骗。一片亮丽的深情被当成践踏在地上的污迹路脚布。通不过这份考验，令我低头，从此进入沉默的忧郁年代。

寡言的人却仍然满心都是话语，一直想找人沟通，但由于感情的环链已经有了裂缝，信任的人也变成了一只背光的的蜗牛，缺乏主动伸出友谊之手的勇气，就算是别人伸手也不肯相握。不在乎被人看成偏激或冷漠，也不介意被人淡忘或忽视，凡有关感情上的一点风吹草动，即刻促使怀疑心重的蜗牛赶快缩进壳里寻求庇护，拒绝友情自我囚禁的日子当然痛苦，但与人有距离的存在，可避免随之而来的更大伤害。

满溢的心事想对人说，苦无对象，于是，开始写文章。这是一条抒发情绪的管道，而且不让人知道就不会带来任何伤害，取了笔名，得意地以为无人知晓，在文章里滔滔不绝，和从前一样，一发不可收拾。

文学带给我的喜悦不是文字可以形容得尽，前半生几乎所有的好处都一概来自文学创作。别提获奖出书成名等虚幻事，读和写，还有来自文学的友情的关爱，已经是我生命中

从寻求听众 到寻找自己的房间

21 NOV 1998

采
拾

■ 桑拉



快乐的泉源。

也因此每天与文字为伍，越发孤独，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无法处理得当。和人相处时表现笨拙。不喜在口舌上蘸蜜糖的嘴巴是木讷的，缺乏热情洋溢的表情的脸部平板无奇，日子堆高渐渐堆砌出一道石墙，用以躲避人群。沟通不良的挫折带来越大的恐惧与逃避，只有更深地把头埋在文字圈边。

从来没有出去和人交往的经验，不经尘世的沧桑，因此三十岁以后仍保持听起来悦耳而实际上荒唐可笑的天真幼稚和无知。见人和办事碰壁后，试图找一种主义来研究，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成长的方法。最

后选择了女性主义。

开始写作是为了寻求听众，但是维持肯斯坦却说：“凡是不可说的，我们必需保持沉默”，觉醒以后，文学创作是为了想寻找自己的房间。

一个可以让自己自由自在地飞翔，让自己坦白无伪、轻松自如地居住的房间。

无法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人，永远找不到这个房间。

女性的可怜是在朝向 21 世纪的今天，她仍然无法对自己坦白，依旧在和自我努力斗争，于是便不能自由自在。生活永远蒙上一层纱，她既看不清别人，别人也看不清她。

每天创作，挖掘的是自己的内心感觉，只有最孤独的时刻，才能够对自己坦诚。

已经看清楚，每个人的结局都是一场空，能够掌握的是生命的过程而已。自己的房间依旧离我很远，偶尔有心情绝望的时刻，大多时候充满期待继续寻找，希望自己还有时间。

21 NOV 1998



心有豪情胜旧时

马浩

■ 提供



——你既要着手撰写以华教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又要做点马华文学研究工作，这对于你自己，不是一种压力和挑战么？一位朋友来电问好，得知我的近况，颇为惊讶，似不以为然而提醒道。这是很可感激的呵。我何尝不知道这是压力和挑战呢？但我却相信自己是战而胜之的。

作为一位作家，我想，总需要如海明威所指出的那样去看待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吧：“……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是一个新的起点。从已经达到的成就出发去探索别的事物，他应该经常探索前人不曾接触的事物，或者别人试过但未成功的事物，这样才会有朝一日碰上好运，获得成功。”

我走上文学道路，弹指之间，就过去数十个年头了。“成就”云云，还沾不上边；“好运”嘛，亦未临头。然而，“探索别的事物”、“经常探索前人不曾接触事物”这种“冒险精神”，仍然未因年事已高而停停下来。这是死不认老的表现么？好像有一点点，但又

25 NOV 1998

不尽然。我怎样讲才能自圆其说呢？应该说这是我的忧患意识在作祟吧？！我常有这种焦虑，那就是：没有大胆的开拓和创新。文学就不是文学；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痛快淋漓地挥洒他的横天笔，那是他对作家这个称号的凌辱。

在写作方面，每一个时期我都会拟订一个小小的写作计划，用以激励和鞭策自己。过去如此，如今也如此。在 90 年代里，我的杂文或散文创作，仍未荒废，但却把注意力移到华教课题上，并尝试通过报告文学这种文学样式予以反映。后来再加上一项工作，就是马华文学研究。

《播下春风万里》是我向报告文学领域试步的一个产品。出版之后，各界反应还不错，这倒是激起我再出发的干劲。还有，由于职务关系，华教的兴衰，常使我不安，心海除浪。我想，咱们的文坛理应有几部以华教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陈列其间，不让历史留下空白。所以，我还是不断的搜集资料，得便时便进行采访，为日后撰写作准备。至于马华文学研究，我给自己初步界定，是作家及其作品研究，准备今年文出一点小成绩。

文学工作，原地踏步，或者沿着老路走下去。当然是平坦又稳当的，而我不信人老笔老，偏向崎岖道上行，这不是“鹏发少年狂”呢？我不知道。我想，老牛拉破车，旁人看来，固然是可怜可笑可叹之至，但在老牛来说，这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因为他心有豪情，不似旧时，更胜于旧时的呵！

25 NOV 1998



穿梭花海

28 NOV 1998



艾新

■艾新



若以“无所为而为之”的态度来创作，那么，写作的确是一种

赏心乐事。

真的，如果为了五斗米而写，你尝试以稿酬的厚薄与曾付出的心血比重，那肯定苦不堪言。纵使有人把“利”置以度外而为“名”而写，那么，其间的患得失也无不最可言。

我说写作是一种快乐的事业。快乐，是因为不受上述同类不快乐的因素所掣肘。说它是“事业”，皆因写作着实很个人，但下笔之前责任感促使你不得不顾及思想、教育等问题，以恐作品有误导之嫌，因为一篇文艺作品有时候对社会发展的确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可流露真情，但不能违反人性，否则，无论词藻多华丽、语汇多丰富、技巧多娴熟，也只有本末倒置。基于此，我对写作向来严谨持之，从不敢逢场作戏单凭情绪舞文弄笔。

耕耘数年，得了些创作奖出版了一些书，我觉得这是对我生命的旅程作了交待：我曾努力地这么走过。出书，是给自己最好的纪念。如果有人认为出书能赚钱，在我来说却是天方夜谭，也许我眼光不独到，常常把书所托非人，导致血本无归（所幸所托的不是终身！），还好自己心中早有

准备，因此也不致于太推心疾首。常常这般自我豁出去地出书，不仅“傻”而是有点“笨”，不过也好。太精明的人太懂得精打细算，往往失去许多乐趣！

有人说创作是寂寞的道路，我觉得这寂寞是表象。写作者如我，独自在人声喧嚷中静静地观察、暗暗在分析、偷偷在打腹稿，真有一种“你不知我知”的乐趣。而后挑个夜深人静时挑灯疾书，看似寂寞但那时候其实是潜意识活动最活跃最频繁的时刻，那种浑然忘我无隙让外来烦扰侵入的一刻，是人生最高的境界最美的享受。



对写作无法割舍，竟也是一种苦痛。这些日子来，因校务繁忙、家务琐杂，本有意就此搁笔只做个鉴赏者：欣赏百家争鸣、百花怒放；欣赏作家们如何贯珠成串、淘沙见金……但在拍案叫绝之时竟有某种失落感！

原来，长年写作中所磨炼出来的“耳听八面、眼观四方”的好奇心、喜欢钻研挖掘题材捕捉灵感的习性，并不因心想停顿而终止操作，反之却汇集成一种冲力，时时鞭策、折磨着我。欲罢不能、欲走还留，那是种多矛盾的心境！

有人说作家创作犹如蜜蜂酿蜜：采尽百花方得一滴。是的，一颗心血结晶是经过几许经验多少时间搜索素材而成。唉！平生无大志，就让我继续做只小小蜜蜂。有机缘时就去穿梭花海，纵使酿不成蜜，但翩跹于斑斓色彩中的整个过程，不就是人生最美丽的旅程？

28 NOV 1998



剪不断， 是“史”愁

2 DEC 1998



马平

□ 书 讯 □



梦平小说研究

编著：陈应德

文类：论述

页数：283, 32开

出版：书辉出版社

价格：RM 20.00

邮购处：Lee Sock Cheng

52, Jin Emas 12, Taman Sri Skudai,

从

1958年8月初
充当临教开始
迄今，我先后
在华小教育界服务了近40
年。自踏上杏坛之后，我也算
是正式攀上了文坛习写文章与
投稿。

在最后的8、9年的拿校
生涯中，我每天赶在旭日上升
之前出门，午后时分才返抵家
门，有时还得留校过夜；在4
个不同的乡镇间奔驰，由于置
身乡村地带，我常有机会见到
鸟儿和鱼儿，于是我多次默念
着陶潜的诗句：“望云惭高
鸟，临水愧游鱼。”

过往，我原有不少的写作
计划；多想在售老退休之后好
好好地捋管习写一些个人偏爱的
文体的文章。

昔日，我愧对自己长期节
俭而购买的许多好书，多想
在步下杏坛之后好好地阅读一
番。因此，早在3、4年前，
我对退休的老年生活充满着向
往的情怀，自信“壮心未与年
俱老”（陆游诗句）。个人在
小说创作方面还有一番作为。
那些年，我常咀嚼着刘辰翁
《宋制》《西江月》的词句：
“梦从海底跨枯桑，阅尽银河
风浪。”可不是么？世事变
迁，悲欢离合，自己仿佛也在
噩梦中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
化，看尽了人生的风风雨雨……
一个人也着实走过一段段曲折

的人生路，只要静下心来写它2、30万言的长篇小说大概不成问题吧？

然而，转眼间，我退休已逾3年，此刻自我检讨与反省，我又确实做了些什么？我无愧对自己吗？

我曾说过，我可不愿成为喜欢走旧路的老人。去年（指1994）12月22日，贱价卖掉了近9百公斤的旧报资料后，我虽则曾伤心一时，然而我也算是找到了比较明确的路向。我必须重新开始学习，让自己选定数位熟识友伴长期的与我共度良宵和寒夜；我希望他们面对生活微笑，正视残缺的人生，闪烁人性的风采……，事实上，我连喜话，说（写）了等于没有说；在真正的文学创作方面，我依然故我，虚度时光，乏“作”（善）可陈。

由70年代末期起始，我算是也学人从事文史的编撰工作，不过我能办到的，祇是整理了3千2百余位写作人的小传事略罢了，我还没有能耐编写所谓独立后马华文学史概观，同时自知独编著《马华写作人剪影》、《新马华文作家群像》和《新马文坛人物扫描》的学术价值不高，个人只是尽了本份做自己能力所及的“打扫”工作罢了，不觉间也晃过了20年。

我在处理文史工作方面所

犯上的偏差或流于浮浅，那是意料中事；诘料，后来有位友好竟为了我的事的起因而演变成“马新文人首起官司案”的答辩人。今年7月3日深夜，我送至友北上都门，然后独自搭最后一趟巴士返家，教一再告诫自己：“打杂”的工作还需要持续下去吗？我几乎孑然至极。

为了尽量减少及加强过去独编著中所提供的错误或不确实和欠缺的史实，在文艺的驿站上，我断断续续地进行修订和增补工作，除了在《马华文学之窗》一辑著及时修订78位写作人之外，还增补及修订了1千1百多位——归纳编汇在《新马文坛人物扫描续篇》中，几时才有机缘出版成专著呢？现时所能办到的，仅是默然祈禱罢了！

我仍然无然挥剑（慧剑）斩“史”（情）丝；剪不断，理还乱，是“史”愁。



我只能说一切 确实不过如是

12 DEC 1998



柏一



口琴宴

著者：柏一

文类：中篇小说

页数：146页/32开

出版：禅阁

价格：RM 18.00

第

十本书刚出版面世了，我很难形容迎接它的心情。难形容，不是因为它复杂，而是过于模糊、简单、喜悦的成分也似乎很少。

也许是反常，也许很自然，我抵不住日前的写作心态，在出了这第十本书而恰又是我领得第一个文学类之后的第十个年头。

我不懂多年前的“参赛拿奖”是否就是我在文学路上的“启蒙动作”，就像许多人谈个恋爱就走上了婚姻路，都是“连环镜头”，顺理成章的么？

当然，感情路上，失恋的人很多，文学路上，失意的人也不少。婚姻是一桩责任，文学是一项习惯。于我而言，它和它的真正热点都只落在开端。按下来的，都只是顺应自然的一种做法、作风而已，何样延续何时停止，一切变数都不怎么样地，任由它发生。

有人问，总有点儿刺激吧？像你，领了那么多奖金，在这里、中国、台湾也出了好些书，写出了几部长篇什么的。

都过去了，也都可能随时再开始着、维持着、结束着……但一切又怎么样呢？我依然有时是我的文学道路的开拓者，有时是躲闪在路边喘息或冷笑的旁观者，有时发劲了，就越轨云看看别人的，神经质起来，直觉得它颇怪趣、很逗乐；心静意凉时，则又觉得确实一切不过如是，像整个人生。很无奈很无奈地伸展，大家来样严肃扮认真时，它看来挺有意义哪！

邮购处：Chartwell Business Consultants & Service, 56, Jln Permai 2/7, Tmn Subang Permai, 47500 P. J.

但若换个角度翻看着嘴角再冷窥它，它可真笑死人。

最近有位从来丌写文艺书的台湾朋友向我感叹现代孩子愈来愈丌会读书看书，文学风气很低迷了，市场上好卖的都是杂七杂八的具体地“教人做人”的书。她丌写文艺，文学心灵却似乎比我还强了几倍，嘱咐我必须坚持，继续好好写、用心写，继续经营出像她一样的人所喜爱的文字。

我丌晓得像她一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只知道丌像她一样的人蛮多。

无论如何，我很感激她给予我的信心和鼓励，但一颗心却始终冰凉地，热丌起来。

无独有偶，于此同时，有位“应该很文艺”的台湾编辑在多次的传真及逾一个小时的长途电话中也苦口婆

心，非常善良地来鼓励我了——她嘱咐我考虑丌如去励志吧！多写教人做人的书，才能另攀高峰，分享目前畅销书市场的“奇异果”。

没错，在我，和一些作家朋友眼中，现时国内国外的一些“文学现象”无疑都很“奇异”了，突然就能冒出了好些各行各业的写书人，文句丌通的“红”了，才学懂抓笔的、由别人代笔的，都“红”了，暂时红了。

这年头，没出过书的被当成了作家，能出书的，又有许多都丌是作家；人被搞昏了头，文学路被颠倒了方向。

然每一世代每一领域每一时期，都有着过去的和如今的我们，在说看看着非常多丌合听和丌中看的话、人和事，何况只把焦点凝聚在这么一小段既窄又短的个人文学路上。

所以，我想该是这样吧，再去在意别人的、自己的，所有文学路上的种种沿途风景是否合人意，合己意了——写吧！假使谁谁谁还能写、还爱写、还愿写，都去写些写后丌会感到悲哀懊悔的东西，就是各自的精彩选择了。

没有自怜或自豪，并非感触或感叹，更无关对文学、对诸事得失的漂泊成熟中，一切确实都很丌怎么样，一切不过如是，真的。

南洋文艺

星期三、六刊出

12 DEC 1998

我的文学路

专栏



观望一场 狮子座流星雨

19 DEC 1998



鍾可斯

■钟可斯



很 少静下心来写作，有点心不在焉。难得今晚有这份遐思；听窗外雨声淅沥，也许是拉妮娜的前奏。听风呼啸而过，雨水潏沔。不知道谁还有这份雅致，夜半翻转，推窗探看，此方夜阑上空，可有一场璀璨的狮子座流星雨！

其实我还在看书，不热衷的看报章文艺版。现在流行光碟录像、网际网络，谁还兴趣看文艺小说？当然绝对是个人口味偏好，因人而异。对我而言，再也没有纯文艺和通俗文学之分，只有好不好看的文章！有人能够坚持写下去，总有他的成就感，还有与读者分享的喜悦。自我的创造，寂寞能耐，也是因素之一。因此我选择阅读而少了创作，偶尔技痒，写了几句涂鸦，碍于时间的空虚和压迫感，总是半途而废。没有跟谁说过宁缺勿滥，还有使命感；没有所谓的忠实读者给你强戴高帽，只是觉得懒散，有点对不起自己。

工作是忙碌的，像机器那样滚动发热。偶而体内产生莫名故障，生命顿感空虚起来，觉得生命需要出走。于是用钱挥霍，长腿跋涉千帆过尽，用书砌成五岳三川，然後独自呼吸冥想，放步自封，懒得去接触不必要的俗务。那枯燥的生命应对，像普通一般平淡无奇的文章，即使想写，也无从下笔。

前阵子到菲律宾出差，去了一趟中国淘金黄山，看江山如此多娇，回来再埋首苦干，也觉得幸福。于是我决定做一个隐士居快，从此不问江湖，果然江湖也乏人间津。就这样默默无闻的宣读日子。然而翻开一本《九十年代熟镜头》的书，几乎每天都有动地吟的爆炸性新闻，日子显然不太平静。我

19 DEC 1998

也觉得日子过得并不安份。适逢政府实施外汇管制的当儿，我却又赶着去更新护照，跟大伙拉队上四川成都。从黄龙、九寨沟归来，生命又有了新的体验。

我的血液开始沸腾起来。我想文学的路也是一样的颠簸起伏。只是我一向来资历平凡。也少了火星地球的撞击。但我并非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因此我懂得勤能补拙这句话。我珍惜生命，像百年来的一声狮子座流星雨，即使稍纵即逝，也将留下生命的光辉绚烂。惟有金钱才有相对的利用价值。我知道生命苦短，千金散尽也难买心头所好。

也只有文学能够真确的记载这一切。我相信我还是喜欢阅读的，即使我从不懂得写作。花钱买来的书也可陪我这辈子度过余生。有人说长夜漫漫虚度，但我从不感寂寞。也许女作家比较精灵吧！近期手上翻阅的娟娟字迹，莫不是钟晓阳的《楠木死灰集》，或者张曼娟的《湿漉双城记》，一诗一散文，娓娓细说，相对的男作家就比较大块头，像史铁生的《虚拟笔记》重甸甸的小说，读起来虽不流畅，但执笔却必然的呕心沥血。

像我这等凡夫俗子，虽不缠绵悱恻却又漫长难熬的文学路；有时候守候只是为了观望一场壮观的狮子座流星雨，错过了也只有再等上百年，百年以后孤寂。



■林金城



风高路斜

- 6 JAN 1999

南洋文艺

星期三、六刊出

快门速笔

著者：林金城

文类：散文摄影集

摄影：陈耀威、林金城

页数：141/32开

出版：十方出版社

价格：RM 14.00

邮购处：White House Book Centre,

Lot 2, 13, 2nd floor, Komplek Selangor,

Jln Sultan, P. O. Box 11848, 50760 K. L.

Tel/Fax: 03 - 2327412



1.

年

过三十五，文字对于我，已渐无魅力可言，而最能让我为之执著的，也无非是它所负载思想的空间深浅。我常在思索，如果文字“反客为主”，文学将是怎样一种“轻浮”之物；读一篇文章，过滤了词汇文藻、布局技巧、意象营造之后，留下的意旨才是我心目中文学的重量；然而，若过滤不出什么，先有百分之百的意旨原味，我宁可不该这超载的重负。我就常在这“重量”与“重负”的考量之间，寻找随时出发的起点。

2.

一心想写好歌词才开始接触文学作品，在心态上，经已看出重点不在文学，而是如何依赖文字去表达当时十七八岁的多愁善感与风花雪月。这与我后来选择了以人文摄影、古迹课题、历史颠覆、政治讽刺以及社会学为书写内容的心态是相同的；文字是我其中一项较有把握去表达我上述兴趣与关心课题的媒介。至于文学不文学，对我而言，已不是重要的事了。

3.

庆幸自己在还没有写出任何“名气”之前，就离开了这里，远到台湾去攻读与文学完全无关的机械工程。十九岁的脑子是块吸收力强的海绵，任何思潮与新资讯都是以或多或少影响着自已的思考方式，然而却因为这样，反而任何理论都不易将自己的思想给定型，我就是在这种不断探索的快乐中，“遗世独立”地在海外写了8年的

“马华文学”：因为从不去标榜，反而写得称心愉快，因为“置身度外”，所以这段日子以来我才真的享受到创作的喜悦。

4.

旅程中记下一本本的随想手记，因为当时的匆促、随意、断章、草乱而让“现在”的回忆有了更多真实与虚构的凭依，可以在想像之外，多一些些类似隔岸观火、千帆过尽的笃定与沉凝。我就是这样不断地追赶在这十多本旅记的背后，一直向前又一直往后的奔跑。累了便坐下，翻阅十多年来的岁月尘埃，才发现旅行其实真的是我写作这条路上挖掘不尽的素材与宝藏。

5.



唯美摄影的死点，是无法有效地在作品当中直接或暗示的告诉读者你在想些什么，或是你的观点如何；我会试把自己给“站”进画面当中，以人文的角度，站出自己的立场来；通过比文学更细致的思考观察，让画面自说自话，拒绝去做个隐形的摄影人。打从《快门速笔》、《映相馆子》到《心情丰收》等一系列以散文接合摄影的文体呈现，我希望做到的是能够改变读者把摄影视为文章的插图，或将文字给当作摄影的旁白的一贯心态，在这些我所谓的摄影散文中，摄影与文字的比重是完全相同的。

6.

曹植因为七步成诗而自救一命，我却企图以三步成诗来反讽和煎太急的人生。三行的格局只为视觉上的统一，谁规定三步之内一定只能想出三句诗呢？从“三步诗”开始，我强调的是灵光一闪的喜悦，许多时候也正因为太过依赖灵光一闪而让我感到无法下笔的痛楚。唯有诗才让我相信灵感与天才，都强求不来的。

7.

风高路斜文学路，走走停停，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停笔与再出发的理由；问题是只要自己能想透，能做到无执无求，这条路才能继续走。

- 6 JAN 1999

搜索枯肠 到深夜

- 9 JAN 1999



■原上草



想当年我从学校出来，还不过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

因为家境困苦，升学是一种奢望，出外工作是唯一的选择。本地是闻名世界锡矿场，也是出卖劳力的地方。像我这样一个初懂人事的大孩子，论工作是不能胜任的。经过父母的一番考虑，最后送进一间熟人开的中药店当药童，好听些是学中医。因为熟人是著名的中医。我不由自主，就这样离开老家走了。

也许是我的兴趣不偏向这方面，倒是对文学艺术有莫名的爱好，晚来闲空时，主人往往向我介绍一些有关药性方面的书籍，让我细细参考。但是我却暗地里偷携进主人的书房里，从书阁中翻找有关文学的书籍，虽然看得一知半解，却也乐在其中。

少年时光就是这样打发走，几年后适逢中、日战争爆发，民情鼎沸，到处洋溢着抗日的激情，报刊上的文艺园地非常蓬勃，我可以说由此接近了新文学。除了报刊上刊载的文艺作品，我也从在晚上摆地摊的北方卖书人那里，找到不少五四时代中国作家们的文艺结集，和外国作家的文艺翻译本。于是开始对新文学有进一步的认识，也渐渐地迷起来。

3年过去，我离开了中药店，已经是18年纪的激情小伙子了。出来时先在同乡会馆当小书记，不久再到本地的锡矿场当一名小工。于是，我开始投进多姿多彩的现实社会去磨炼。除了日常的劳力工作外，有余的时间也参与当时的抗日救亡工作，随团体筹募救亡基金，登台表演话剧，或慷慨激昂的放歌，无形中给我一些启发写作动机的新资料，真的动笔写起文章来，寄到报社的文艺园地去，其中一些给采用了，由此对写作更有

了兴趣，自然也写得更勤。

是那一年，东南亚圣战爆发，我离开家乡，独自漂泊到外地，几经磨难又回到老家，默默地在复办的矿场中工作。幸好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日子过去了，和平回到毫无生气的乡土来。这时地方上百业待兴，唯一的小学复办了，我被介绍作为其中一位教职员。

被冷落了“马华文艺”，随着和平的到来，又渐渐恢复了往昔的光彩，蓬蓬勃勃地犹如在当年的抗日时代。我的写作冲劲又萌生了，在课余时间独自留在宿舍里伏案构思，写一些久藏在心头的人和事。

几年后我挽着简单的行李，为追求新生活而来到东海岸的一个小山村，不由自主的呆了下来，一呆就是好几年。在这些岁月里，我从任教员到一间茶店的老板，再从会馆座办到

走方的小贩，生活尽管逼人，我对写作的兴趣和信念始终不渝，每晚回来，独对一盏小油灯，搜索枯肠到深夜。我用“沙风”笔名写小说，用“原上草”笔名写散文。我写得最勤的日子，就是在这 50 年代里，也由此结识了许多互相问询，互相鼓励的同道。而且稿约不断而来，可说是我最得意、和繁忙的日子了。

人生的际遇变幻莫测，有时不在意想中。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进了一间在吉隆坡开办的出版社，出任一本学生刊物（《学生周报》）的编辑，正好符合自己本来旨趣。以便出任过三家报刊的文艺版主编，尽力推动马华文艺工作。在编务之余，再结合一些写作界的同道，成功筹组“马来西亚（华文）写作人协会”（后改为“作家协会”），很荣幸地我被推举为首届主席。

至目前为止，我已出版的结集计有：《韭菜花开》（小说集）、《房客》（小说集）、《迷途》（小说集）、《万家灯火》（散文集）、《水东流》（小说集）、《乱世儿女》（长篇小说）、及《原上草散文选》等 7 册。

如今，我已辞卸下了对“马华文艺”的发展的工作，不过，对文艺事业我还存有一份执着的信心，直到永远！



- 9 JAN 1993

以杂文 当写作目标

■笔抗 15 JAN 1999



我的文学之路走了将近半个世纪，当我第一篇文章在报上发表的时候，

是1950年，时年14岁，读初中一。也许天生有文学细胞，从小就喜欢阅读，懂得几个字就想写文章，当时并没有得到谁的指导。读初中时许多同学都视作文为畏途，我则可以写完一本作文簿。因为仰慕一位女同学，我写了一首长诗贴满壁报板。我开始为文字疯狂。当同学还在懵懵懂懂混沌未开的时候，我已在阅读鲁迅、茅盾、巴金等名家作品，当时出版社有“晨光”与“启明”。这两家出版社出版的都是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我曾废寝忘食地在一天里阅毕《基督山恩仇记》，可是大学时代三读《红楼梦》，竟不能终卷，我的老师李晨冬教授竟能八读《红楼》，其耐力胜我千倍！今年我已是62岁老翁，没什么大事可做，躺卧之间便要看书，一天不看书，就觉得一件大事没做。而写文章是兴来之笔，兴起的时候，可以连写数篇，做梦也会浮现文白；兴不起的时候，半年不著一字。前两个月被还是商报麻坡记者的何克忠引荐我给商报柔佛版写“地方评论”，他自己却逃之夭夭，害得我寝食难安，要请小姐来电催稿，她说拜一是我“sum”，“sum”得我结肠寸断，如今是责任所在，即使赴汤蹈火亦不辞命。我非跨马之才，即使放尽脑汁，榨尽结肠也难写上千字。有人问我稿酬如何，一谈稿酬便是商业交易，有点不是滋味。够买一个月香烟吧，啐！这一声令人心酸。

15 JAN 1993

想当年初涉文坛，兴致勃勃，写小说，写新诗，写散文，都是自己在摸索，后来写了几篇杂文之后，才发现我对写杂文有点成就，于是才抓住了写作的目标，专注写杂文了。从1970年至1976年大约写了百篇杂文，在马汉老弟的怂恿下出版了《望父成龙集》，不知有多少人看过，也不知有什么反应，总觉自己脸皮厚，竟敢想当作家，作家岂是随便可当？现在我才发现作家随便可当，当了作家大有好处，有人挟着作家之名，到处卖笑去了，我曾写过“文人卖淫”一文，便是指文人不专心写作，只图名声与金钱利益或巴结权贵，都是“卖淫”。中国一批男女作家曾来我国作文化交流，交流之后，女作家曾钱购买金饰，这便是文人自作贱，说不好听便是卖淫，文人须有高尚人格，不可自作贱。

我讨厌文学理论之类的东西，什么“苍蝇派”、“跳蚤派”、“吸奶论”、“断奶论”，文学搞上这一些派别，使人索然无味。我既以写杂文作为目标，则放眼天下皆恶人恶事，然而因怕坐牢吃子弹，很多事都不敢诉之笔端，这也是就遗憾的事。



(完結篇)

(完結篇)



南洋文艺

星期二、五刊出

回顾 1998《南洋文艺》的文学现象和创作

“我的文学路”专栏在 9/9/98 开档至今，反应似乎很热烈，几乎每一期的《南洋文艺》都有一或二则文字连载刊登，到现在还在连载中，这样良好的反应恐怕也是编者始料不及的，因为类似的专栏编辑也是首次尝试。各个作家在文字中畅谈他们的文学路程和文学经历，也回味文学创作的苦乐和经验，提出文学省思的课题和交换意见，已经亮相的作家有傅承得、戴小华、陈雪风、李忆蓁、云里风、年红、雨川、文征、马汉、章钦、丁云、看看、菊凡、刘育龙、田思、李寿章、唐林、何乃健、廖宏强、雅波、张光达、碧澄、夏绍华、姚拓、梁志庚、潘强华、朵拉、艾斯、马仑、甄供、哈一、钟可斯等。这个专栏的意义重大，在于它通过老中青三代作家的文字图让我们窥见其中的共同点和差异，作一次整体的交流对话，也让我们看到各个世代作家的心态感受，从理解彼此的看法和立场中避免一些无谓的笔战。诚如编者在 11/11/98 的《南洋文艺》中语重心长的说：“一个文坛的风气如何，年轻的写作者是否有机会放胆突破改变，年长的作家是否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肯定，都和隐幕后使，“处心积虑”的文艺副刊编辑不无关系。这些编辑，成就了人才事业，但较之引领风骚的著名作家，其人其功却往往鲜为人知。”于是“75 周年南洋商报编系列”每星期陆续向读者介绍曾经影响一时文艺气象的编辑，先后推出了连士升、姚紫、完颜藕、杏影、薛残白、李向、谢克、彭松涛等前辈的编辑事迹，编者的立场和观念将决定文学的发展方位和风格水准，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按：以上之稿乃节录：而“我的文学路”专栏从 9.9.1998 开始，至 15.1.1999 结束。共列出 35 位作家作品。)

與你共同建設知書
識禮的書香社會
王昌波敬贈

我的文学路



整理：雅波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10 月 03 日